

第七屆校際香港歷史文化考察報告比賽  
7<sup>th</sup>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of Study Projects on  
Hong Kong's History and Culture

高級組冠軍  
First Prize, Senior Division

王肇枝中學  
Wong Shiu Chi Secondary School

「危難與生機：由六一八雨災秀茂坪山泥傾瀉事件  
看香港社會及政府對天災的回應」

“Landslide in Sau Mau Ping  
and the Response of the Government”

\*版權所有，未能上載圖片  
請到香港歷史博物館 - 參考資料室  
預約查閱，電話 2724 9009

## 《危難與生機：由六一八雨災秀茂坪山泥傾瀉事件看香港社會及政府對天災的回應》

王肇枝中學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這邊廂傾盤而出的洪水從天而降，泥漿從山坡上一擁下瀉，沖向坡下的房子，窗子、門口都被流沙所蓋，那片用作屋簷的舊鐵皮被掀起，屋內的人眼前一黑。那邊廂，一棟大廈承受不住山泥沙的衝擊，如一塊積木般倒下，削去另一棟大廈的頂層。

生活在今天的香港，一般人難以想像會遭受如此慘絕人寰的災難。可是，這件事情確實在香港發生過。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百多人被活埋，災區成了人間煉獄。這場香港史上最嚴重的山泥傾瀉意外，震懾了每一個香港人的心，警誡著人們，距離災難只有數步之遙。

香港人獨特之處，就是打不死的精神和強頑的適應力。每一場災難，遠至一九五三年的石硶尾大火，近至二零零三年的沙士，都給香港沉重的打擊。「浴火重生」，是香港人的基因，但憑著強硬的意志，總是成功克服困難，總是從災難中尋找到新的生機。

我們以六一八秀茂坪雞寮乙級安置區山泥傾瀉作為主線。為了完備我們的報告，我們曾到歷史檔案館尋找當年的政府檔案，從這些原始資料中，找到政府在這次災難中擔當的角色，以及他們所推行的救濟、救災、復元工作。單靠政府的檔案是不足以重構當年的真相，我們搜索當年的報章，找到百多份剪報，盡量搜集一些貼近民生的報導；通過報章的報導，我們更容易了解當時香港人如何團結起來，慷慨解囊，熱心捐款，舉行各式各樣的籌款活動，一份熱誠，就是給災民的一杯暖茶。我們又尋回當年親身經歷這次災難的市民現身說法。在他們中，有人是目擊事件經過的人，甚至在災場協助救出大量受難者的無名英雄。從他們的描述，我們能使這份報告更完整化，更可表現出香港人熱心助人、奮不顧身的形象。除此之外，我們更查出當年曾

舉行一次大型的超薦法會，可見社會對是次災難有著極大的迴響。

香港每發生一次災難，對日後造成翻天覆地的改變，為人們創出生機。六一八雨災獨特之處，在於它開創了電視籌款的先河，我們現在看到的「歡樂滿東華」、「星光熠熠耀保良」等籌款節目，就是源於六一八兩災電視籌款。自此，香港便出現一個很有香港特色的籌款形式。

六一八兩災也造就香港的斜坡管理制度化，我們到土木工程發展處及香港大學土力工程系，請教這方面的專家，令我們深入了解斜坡管理的發展。平常，斜坡對我們來說只是一幅大牆壁。在連連夜雨的日子，我們不會因住在斜坡旁而憂心忡忡，懼怕它隨時都會倒塌，把自己活埋。我們可否疑問過，為何能在颱風暴雨下可以安枕無憂？就是因為這一個部門看守著香港大小的斜坡。香港能夠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斜坡管理專家，原來就是六一八雨災帶給我們的生機。

## 目錄

---

第 1 章：導言	1
1.1 六一八雨災：雨後現彩虹	1
1.2 研究方法	3
1.3 章節介紹	6
第 2 章：六一八雨災與雞寮山泥傾瀉	8
2.1 雞寮安置區的由來	8
2.2 六一八雨災	11
2.3 雞寮山泥傾瀉	14
第 3 章：災後救援 重建新生	17
3.1 災後救援	17
3.2 救濟災民	22
3.3 徒置事宜	24
3.4 入土為安	26
第 4 章：天地不仁 世間有情	28
4.1 救濟基金 統籌捐款	28
4.2 國際社會 慷慨解囊	29
4.3 義風四起 援助災民	30
4.4 大眾傳媒 關懷大眾	31
4.5 增加津貼 雪中送炭	36
4.6 超幽法會 官方悼念	38
第 5 章：政策 執行	43
5.1 雨災調查委員會	43
5.2 調查結果	45
5.3 調查委員會提出的斜坡管理建議	47
5.4 斜坡管理部門的轉變	49
5.5 一九七六年秀茂坪山泥傾瀉與土力工程處正式成立	51

第 6 章：生機—香港斜坡管理新的一頁	54
6.1 香港斜坡管理的需要及困難	54
6.2 斜坡管理新一頁	55
6.2.1 斜坡管理策略	56
6.2.2 工程技術	59
6.2.3 公眾教育	62
6.2.4 報警與救援系統	63
6.3 香港斜坡管理的成就	65
參考文獻	67
附錄	
附錄一《陳訓明中醫師訪問紀錄》	i
附錄二《劉定安議員訪問紀錄》	iv
附錄三《善信施婆婆訪問紀錄》	vii
附錄四《楊德忠博士訪問紀錄》	ix
附錄五《盧毓秀先生電話訪問紀錄》	xvii
附錄六《廟祝陳先生訪問紀錄》	xx
附錄七《何文耀工程師訪問紀錄》	xxiii

## 1.1 六一八雨災：雨後現彩虹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菲律賓棉蘭老島一個金礦山區村莊因連日暴雨，先後觸發兩次山泥傾瀉，沖毀多間棚屋，掘出多具屍體，當地警方證實，當天最少有二十六人喪生<sup>1</sup>。我們看見世界另一邊因雨災而造成山泥傾瀉，奪去多條人命，致他們和親人陰陽相隔。居住在香港的我們，即使遇上黑色暴雨警告、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不但不會感到不安，很多人更認為是多了一天的假期，並會安心留在家中，即使居住在依山而建的大廈的市民亦是如此。這全是由香港人對本港斜坡管理政策的信賴，居安思危。我們更應回顧以往香港的天災，和香港人戰勝危難，重拾生機的故事。

\*版權所有

圖1：一九七二年香港發生嚴重的山泥傾瀉，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香港今天的斜坡管理卓然有成，實在是三十多年前的一場災難，香港社會在面對挑戰，不斷改變，才能成就的。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十七、十八日的連日大雨，觸發六月十八日在觀塘秀茂坪乙級安置區發生山泥傾瀉，造成七十一人死

<sup>1</sup> 見頭條日報，20/05/2009，《菲律賓山泥傾瀉釀成二十六死十九傷》。

亡，六十一人受傷<sup>2</sup>。在香港的另一端，港島半山區寶珊道<sup>3</sup>山崩，壓塌了十二層的旭龢大廈、掃平了一間兩層石屎樓<sup>4</sup>，造成六十七人死亡<sup>5</sup>。當時，災黎遍野，愁雲慘霧。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考察的對象是六一八雨災導致雞寮山泥傾瀉的危難。何佩然博士於《風雲可測——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一書中，把香港的天災分成五個類別：「為探討自然災害對社會所造成的損害，茲根據香港政府公佈的資料及民間報章的報導，把一八八四年至二零零二年香港發生的自然災害縱述，而有關的資料可歸納為颱風、暴雨、嚴寒、酷熱、乾旱等五大類<sup>6</sup>。」因此，六一八雨災是天災之一。

這次雨災在秀茂坪和寶珊道均造成嚴重的山泥傾瀉，本報告會集中討論觀塘秀茂坪雞寮安置區發生的山泥傾瀉。雖然人命無分貴賤，但由於居住在寶珊道的居民經濟條件較佳，在災後他們能夠負擔酒店的住宿費用<sup>7</sup>，災難對他們造成的影响相對較輕。而秀茂坪的災民皆為草根階層，他們面對的困難更為嚴峻。透過考察六一八雨災導致的秀茂坪山泥傾瀉，我們可以看到政府、社會以至市民大眾對災難的反應，以及所帶來的生機。

我們於本年三月亦曾就一九五三年的石硶尾大火進行考察，我們發現香港的房屋政策由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零年已有改善，立法局於一九六四年通過法例，讓無家可歸的人士居住於安置區，並規定安置區需以防火物料興建。政府同時計劃興

<sup>2</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3。

<sup>3</sup> 報章和民間大多稱發生在港島的山泥傾瀉為「旭和（龢）道山泥傾瀉」，而政府的檔案則稱此為「寶珊道山泥傾瀉」。我們會以官方的稱法，稱之為「寶珊道山泥傾瀉」。

<sup>4</sup> 見星島日報，19/06/1972，《山崩、樓塌、呼救聲震半山 兩層花園洋房飛墮 擊倒 12 層旭和大廈》。

<sup>5</sup> 見 Commission of Inquiry(1972) :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Rainstorm Disasters , p.77。

<sup>6</sup> 見何佩然(2003)：風雲可測 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p.57。

<sup>7</sup> 見星島日報，28/06/1972，《半山「災民」三千 搬進大酒店》。

建徙置大廈，並安排居民上樓。其實，每次的災難也見生機。火災對安置區的居民的影響大大減少，可是他們面對另一問題：山泥傾瀉。香港政府汲取了是次雞寮山泥傾瀉的經驗，為斜坡訂定有效的管理制度，其後更成立土力工程處。此後，發生山泥傾瀉的次數及所造成的死傷大幅減少。

我們希望透過這份報告：

- 一、回顧連日大雨造成六一八雞寮山泥傾瀉的經過；
- 二、探索社會各界對於雞寮山泥傾瀉的反應；
- 三、探討六一八雨災對香港斜坡制度的管理和部門的影響，如何在危難中找到生機。

## 1.2 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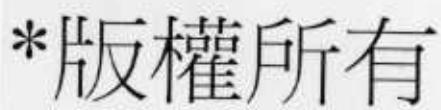
本文以六一八雨災為綱，為了解當時的經過，我們找了不同的原始史料。首先，我們到香港大學翻閱多份由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七日至八月二十六日的報紙，並翻印了其中的一百七十多份，以確切了解六一八雨災和災難前後的情況。我們也到香港歷史檔案館，找到多份有用的歷史檔案。我們找到幾份由觀塘民政主任寫給防衛司（Defence Secretary）的局勢報告（Situation Report），雖然報告並不完整，但有助我們了解災後每天所發生的資料。我們亦找到一些有關殮葬以至災民膳食的檔案，內容講述政府為死難者舉行的殮葬運送過程、殯葬儀式及安葬地點，讓我們全面了解政府的安葬情形。而另一份講述籌款過程的報告，則有助我們全面理解當時政府信託基金的運作及當時民間電台、電視台、報章的籌款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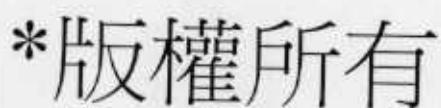
\*版權所有

圖 2：觀塘區區議員劉定安先生

我們亦透過訪問了解災難發生的情況。我們先聯絡不同的老人中心嘗試尋找受雞寮山泥傾瀉影響的災民。可惜，經我們多次聯絡後，全部社工均未能找到。因此，我們唯有轉為向目擊者及參與救災的人士進行訪問。我們聯絡了觀塘區區議員劉定安先生，並與他進行訪問。六一八雨災發生時，劉議員居住在雞寮附近，而且他在觀塘區區議會工作多年，這有助我們了解六一八雨災。此外，在劉議員的協助下，我們聯絡到陳訓明中醫師。他是當時山泥傾瀉的其中一位救人英雄，災難後多份報章及電視台亦向他採訪，南華早報甚至稱他為「無名英雄（Unsung hero）」。從他的訪問，我們更了解街坊義不容辭的救災經過。



\*版權所有  
圖 3：陳訓明中醫師於六一八雨災後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摘自南華早報，21/6/1972



\*版權所有  
圖 4：陳訓明中醫師接受我們訪問

\*版權所有

圖 5：觀塘地藏王廟

\*版權所有

圖 6：善信施婆婆是雨災的目擊者

為使我們對是次災難更立體的認識，我們先後兩次到觀塘地藏王廟。我們訪問了該廟一些年紀較大的善信，明白到善信們對死者的懷念和尊敬。我們也訪問了該廟的廟祝陳先生以了解每年為紀念雞寮山泥傾瀉進行祭祀的情況與當中的演變。我們也到災場的遺址視察，了解當時山泥傾瀉的場面及情況。

\*版權所有

圖 7：地藏王廟廟祝陳先生

\*版權所有

圖 8：雞寮山泥傾瀉災場的遺址

由於我們並非土力工程的專業人士，我們特別到香港大學和土木工程拓展署，請教有關的專業人士。我們到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訪問楊德忠博士，希望藉楊博士權威的學識，了解香港政府由一九七零年代至今對斜坡管理政策的發展和演變。楊博士更提供了一份他在二零零五年出席在南韓首爾舉行的一個有關斜坡管理的研討會時發表的文章。此外，在土木工程拓展署，我們訪問了土力工程處的何

文耀工程師，以深入了解土力工程處的日常工作及釐清我們對斜坡管理的疑惑。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裡，我們看到多個斜坡模型，並到土木工程圖書館取得多項有用的資料，使我們對斜坡有更深入的認識，亦令我們的報告更為多采多姿。我們藉此感謝上述曾協助我們的人士。

\*版權所有

圖 9：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楊德忠博士

\*版權所有

圖 10：土力工程處何文耀工程師為我們講解土力工程處的工作

在二手資料方面，我們找到了數份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楊德忠博士的文章使我們對政府在斜坡管理有更全面、透徹的理解。此外，我們也找到了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及最後報告書，使我們更明白山泥傾瀉發生的原因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我們亦在土木工程拓展署出版的《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和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出版的《第一個十五年》找到大量精彩的相片，豐富了我們報告的內容。

### 1.3 章節介紹

本文共分為六章。在第二章，我們會介紹雞寮安置區的背景，講述六一八雨災的情況，並會探討雞寮山泥傾瀉的經過和原因。在第三章，我們以大量原始檔案，講述市民和政府拯救災民逃出生天的情況，並會檢視政府救濟和安置災民的情

形。第四章是災後的回顧，我們會討論香港市民義不容辭為災民籌款，創出生機。在第五章，我們會探討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成立後的影響，並討論政府逐步成立斜坡管理部門和當中的演變。在第六章，我們會以審視香港斜坡管理的政策及為香港帶來的生機，並作為全文的總結。

## 第2章：六一八雨災與雞寮山泥傾瀉

一九七二年的父親節是香港歷史上最悲慘的父親節，因為當天是六月十八日，山泥迅間把雞寮安置區七十八間寮屋淹沒。當天，在雞寮有父親失去了兒子，也有兒子從此與父親天人永隔，七十一人在瞬間失去生命。在這一章，我們將了解雞寮安置區的由來，六一八雨災前夕和當天的災難情況。

### 2.1 雞寮安置區的由來

自二次大戰後，本港人口急升，從戰前的一百六十萬激增至一九五零年的二百三十萬，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由於房屋的供應遠低於需求，他們自行搭建寮屋，引致嚴重的寮屋問題。徙置事務處在一九六五至六六年度的報告明言，「二次大戰是引起寮屋問題的核心原因」<sup>1</sup>。自此後，寮屋的興建便如 Alan Smart 所形容，像「蘑菇似的迅速發展」<sup>2</sup>。寮屋的居住環境相當擠迫，亦因此衍生了衛生、治安及火災的問題，一九五三年的石硶尾大火便是當中最嚴重的例子<sup>3</sup>。即使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寮屋問題仍一直困擾香港政府，在一九七一至七二年期間，有一宗木屋區火災發生，一九七一年颱風「法尼黛」及「露絲」襲港，木屋便抵不住強風而遭摧毀<sup>4</sup>。為處理寮屋問題，一九六四年九月，「一九六四年管制權宜住所居民、徙置及政府廉租屋宇政策之檢討」白皮書出台，是香港房屋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Landmark）<sup>5</sup>。該法例容許徙置事務處處長發出牌照，設置及管理安置區（Licensed area）安置真正無家可歸的人士，並計劃耗資七億六千六百

<sup>1</sup> 見 Barty, D.C. (1966):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5-66, p.2.

<sup>2</sup> 見 Smart, Alan(2006):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sup>3</sup> 見 Barty, D.C. (1966):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5-66, p.3.

<sup>4</sup> 見黎保德(1972)：徙置事務處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財政年度年報，p.3。

<sup>5</sup> 見 Barty, D.C. (1966):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5-66, p.3.

萬，計劃於一九七零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將九十萬人遷往多層徙置大廈<sup>6</sup>。因此，安置區可以視為寮屋居民「上樓」的中轉站。

當時的安置區分為三類：一、甲級安置區，入住者需為有徙置資格而等候編配徙置區（Resettlement estate，又稱新區，區內建有若干多層徙置大廈）房舍的人士，需繳納每月四元的許可證費用；二、乙級安置區：入住者均無徙置資格，如遷拆區裡的「假居民」、真正無家可歸的人士、不願參加預付租金優先徙置計劃的危樓住客等，他們均需繳納每月三元的許可證費（雖然乙級安置區居民並無徙置資格，但當他們住滿三至四年，便可自動獲得徙置資格<sup>7</sup>）；三、丙級安置區，專為因官地進行遷拆行動，沒有地方貯藏貨物和原料的工廠設置。安置區因屬臨時性的建築物，所以比較簡陋，木屋的大小按居住人數的多寡而定，由承建商以防火物料建築，建築費為每平方呎三元五角至四元。安置區內由徙置事務處設置公用水喉、明渠和公廁等設備。獲徙置於甲、乙安置區的人士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一、天災和火災的災民；二、危樓住客和危樓天台木屋居民；三、給予同情安置的人士；四、住在艇家的居民；五、無編號寮屋居民及不獲徙置的人士。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度，便有一萬一千零五十六名的人士因上述原因而被遷往安置區居住<sup>8</sup>。

六一八雨災雞寮山泥傾瀉事件在秀茂坪乙級安置區發生，該區稱為雞寮，劉定安議員指出在觀塘發展成工業區前，不少居民在此養雞，故稱為雞寮，位於觀塘區。一九五三年間，鑑於荃灣和牛頭角兩工廠區已屆飽和，政府便在觀塘發展工廠區，移山填海的工程此起彼落<sup>9</sup>。政府並在現今翠屏道一帶興建觀塘徙置區（俗稱雞寮徙置區，即現今翠屏邨），於一九五八年六月確定招商承建，興建二十四

<sup>6</sup> 見 Barty, D.C. (1966):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5-66*, pp.4-5.

<sup>7</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3。

<sup>8</sup> 見黎保德(1972)：徙置事務處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財政年度年報，pp.7-8。

<sup>9</sup> 見觀塘區街坊福利會(1972)：觀塘近貌，p.10。

座七層高 H 型大廈，可容納六至七萬人居住，於一九六一年完工<sup>10</sup>。而秀茂坪徙置區位則位於觀塘徙置區更北和更高的地方，於一九六九至七零年間興建完成<sup>11</sup>。秀茂坪乙級安置區就是位於觀塘徙置區和秀茂坪徙置區之間的一個由徙置事務處管理的木屋區，它前望觀塘徙置區，背靠秀茂坪徙置區，但和秀茂坪徙置區間則有一幅高達四十五公尺的人工斜坡<sup>12</sup>，而發生山泥傾瀉慘劇的山坡，正是這幅人工斜坡。秀茂坪乙級安置區由一九七零年年底，直至一九七三年六月為止，由徙置事務處處長管理<sup>13</sup>。

\*版權所有

圖 1：秀茂坪乙級安置區一帶的鳥瞰圖

<sup>10</sup> 見觀塘區街坊福利會(1972)：觀塘近貌，p.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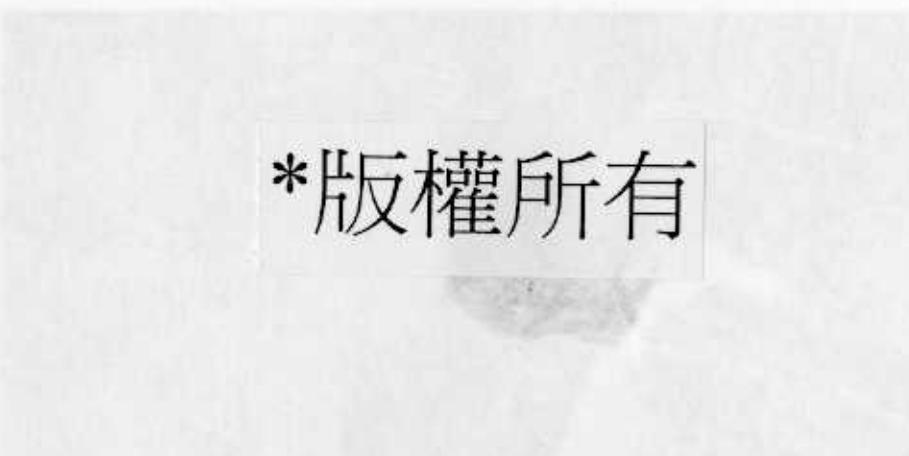
<sup>11</sup> 見 Unknown author (1972): Press Review on Rainstorm Disasters. In HKRS1202-1-8, p.4.

<sup>12</sup> 見觀塘區街坊福利會(1975)：觀塘近貌，p.28。

<sup>13</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3。

## 2.2 六一八雨災

六一八雨災並非單指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一天大雨造成的災難，而是指在六月十六日、十七日和十八日，三天連續不斷、不尋常地下大雨而造成的一連串災難，故官方稱為「June Rainstorm Disasters」，但由於六月十八日雞寮和寶珊道發生山泥傾瀉，造成共一百二十多人死亡的慘劇，是三天雨災中災情最嚴重的一天，故香港人稱之為「六一八雨災」。



\*版權所有

圖 12：寶珊道山泥傾瀉，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在政府的檔案中，亦記錄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十七和十八日三天，每日雨量均超過二百毫米<sup>14</sup>，由此實可見雨量之多和密。造成連日大雨的原因，當時天文台的高級科學官解釋，香港處於中國大陸沿海，受華南季候風影響。因此，每年夏季，暖而濕的西南季候風就自海吹向內陸，風登陸時一遇房屋、高山這些障礙，就須升空以繼續推進。但在高空，暖濕空氣遇到暖流便成積雲，造成降雨現象。而是次觸發連場大雨是因一條低壓槽橫在雲貴高原、香港、台灣一帶。低壓槽就是冷空氣和暖空氣相接的鋒面，在低壓槽影響的範圍內，天氣極不穩定，故多有

<sup>14</sup> 見 DIS (1972) : Memorandum from DIS to DPW. In HKRS 70-3-90-3

大雨<sup>15</sup>。

時間	每小時降雨量(毫升)		
	六月十六日	六月十七日	六月十八日
1:00	0.7	3.6	NIR
2:00	0.1	4.0	NIR
3:00	0.1	23.8	NIR
4:00	0.3	17.6	NIR
5:00	5.2	34.5	6.6
6:00	9.6	6.2	11.0
7:00	14.6	12.2	1.0
8:00	36.4	7.2	2.2
9:00	7.5	5.8	1.4
10:00	19.2	7.6	4.9
11:00	32.6	24.8	10.9
12:00	34.4	7.8	62.9
13:00	13.8	2.2	98.7
14:00	3.1	0.1	12.6
15:00	1.6	0.9	3.8
16:00	0.6	18.0	3.9
17:00	0.4	24.6	0.6
18:00	TR	9.8	0.3
19:00	TR	4.2	0.9
20:00	TR	1.4	0.7
21:00	5.8	1.1	2.2
22:00	12.4	NIR	6.2
23:00	3.4	NIR	0.2
0:00	1.2	NIR	TR
總雨量	203	217.4	230.9

圖表 1：六月十六至十八日三天的降雨量

(資料來源：見 DIS (1972) : Memorandum from DIS to DPW.  
In HKRS 70-3-90-3)

連日暴雨下造成多宗水浸，遍及港九各處，造成嚴重的農業經濟損失：六月十六

<sup>15</sup> 見文匯報，21/06/1972，《連場暴雨原因何在？天文台科學官談香港天氣》

日，在九龍石硤尾大埔道、北河街、南昌街，旺角廣東道、弼街、紅磡、土瓜灣、新蒲崗一帶，乃至港島的銅鑼灣均發生水浸，水深及膝，不少商鋪的店員及居民紛紛於門前加上木版，防止雨水沖入鋪內或屋內<sup>16</sup>。於六月十七日，荃灣、葵涌亦發生嚴重水浸，附近的木棉村及海霸村更因地勢低窪，兩村均淪於洪水中<sup>17</sup>。新界各處更因水浸令農作物有重大的損失，於六月十六日南丫島一帶的農田均被山洪及雨水所沖浸<sup>18</sup>，六月十八日新界區的大埔、元朗、沙田、粉嶺、上水等鄉之菜田損失亦見慘重<sup>19</sup>。豬、牛、雞、鴨也難逃一劫，農民估計因豪雨引致約六千家禽和五百牲畜損失<sup>20</sup>。

通訊、交通網絡亦為受到大雨的影響而中斷：於六月十六日，山頂纜車因豪雨沖擊，令上半段路軌受損<sup>21</sup>。在十七日，九廣鐵路亦因沙田火車站及大埔滘火車站一段路被雨水沖擊而受損，全線需封閉。而九龍巴士部份路線亦因水浸或山泥傾瀉而要停駛<sup>22</sup>。在十八日，不少公路亦因水浸路面，使交通阻塞<sup>23</sup>。電話地線遭淹浸，二百萬具電話失靈，港島東尤見嚴重<sup>24</sup>。

原來在雞寮發生山泥傾瀉之前，香港多處也發生了因豪雨或山泥傾瀉而奪去市民寶貴性命的慘劇：於六月十六日，三家村一名兒童依照教育司署宣佈，照常上課後，在前赴學校途中被山洪沖入水渠而窒息致死，教育司署備受炮轟。一名女子於香港仔鴨脷洲因山泥塌瀉遭活埋。司徒拔道建築地盤亦發生山泥傾瀉，工人重傷垂危<sup>25</sup>。筲箕灣兩名男子被一塊巨型的石塊和數以噸計的沙石活埋<sup>26</sup>。一對情

<sup>16</sup> 見星島日報，17/06/1972，《車輛行不得也，下水道不濟，窒地變水塘》

<sup>17</sup> 見星島日報，18/06/1972，《暴雨下荃灣大河突泛濫 荃灣市區大部分被淹 數百村民被困獲救》

<sup>18</sup> 見星島日報，17/06/1972，《狂風雷雨下橫掃新界 瓜菜農作損失慘重》

<sup>19</sup> 見星島日報，19/06/1972，《霪雨成災農村飽受摧殘 新界主幹公路寸斷》

<sup>20</sup> 見SCMP，20/06/1972，Rains Seriously Damage Crops

<sup>21</sup> 見星島日報，17/06/1972，《上半段路軌受損 山頂纜車停駛》

<sup>22</sup> 見星島日報，18/06/1972，《雨中翻車五人受傷 火車停開巴士改道》

<sup>23</sup> 見星島日報，19/06/1972，《霪雨成災農村飽受摧殘 新界主幹公路寸斷》

<sup>24</sup> 見星島日報，19/06/1972，《地線不堪浸淹 電話失靈逾二萬具》

<sup>25</sup> 見星島日報，17/06/1972，《暴天下洪湧山崩 四人慘死四失踪》

<sup>26</sup> 見星島日報，17/06/1972，《筲箕灣兩處峭壁塌石 壓斃兩鐵匠一男童》

侶於柴灣橫過波濤洶湧的路面時，男子突然失去重心，被洪水一捲而去<sup>27</sup>。

## \*版權所有

圖 13：一名學童在前赴學校途中被山洪沖走，摘自星島日報，17/6/1972

### 2.3 雞寮山泥傾瀉

## \*版權所有

圖 14：雞寮山泥傾瀉，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在六月十八日十二時四十分，雞寮秀茂坪乙級安置區已有山泥傾瀉的跡象，小量山泥由安置區後高處、秀茂坪徙置區旁位於曉光街和秀麗街交界的基堤下的斜坡瀉下<sup>28</sup>，為慘劇揭開序幕。「轟轟」的巨響在下午一時十分突然發出，這是一種類似飛機引擎發動的聲音<sup>29</sup>。盧毓秀先生更言，聽到山崩的巨響後，不少街坊都說是墜機了，因那聲音好大好遠，但跑出屋外看，卻見不到飛機，只看到大量山

<sup>27</sup> 見星島日報，17/06/1972，《柴灣·慘災 山洪如河似瀑 溺死一女兩男》

<sup>28</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3。

<sup>29</sup> 見華僑晚報，06/07/1972，《雨災調查委員會昨續聆訊 目擊者述慘狀》

泥湧了下來。在雨災調查委員會的聆訊中，一名受災的目擊證人阮先生描述：「在短短數數秒內，數千噸山泥如萬馬奔騰，直沖而下，很快就把整個安置區覆蓋」<sup>30</sup>。山泥迅間如猛獸乘著滑梯<sup>31</sup>，又似一幅大地氈般瀉下<sup>32</sup>，把該處依山而建的七十八間木屋吞噬掃平<sup>33</sup>，完全埋在泥濘之中，是次受災範圍為雞寮木屋區一帶至觀塘新區止<sup>34</sup>，亦即觀塘新區第九座前之翠屏道彎角處<sup>35</sup>。在這突如其来的情況下，困在木屋裡的人避無可避，逃無可逃，聽天由命<sup>36</sup>。此時，當時在場參與搶救的陳訓明中醫師向我們憶述，呼兒喚女、哀哭悲啼聲此起彼落。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圖 15：雞寮發生山泥傾瀉前

圖 16：雞寮發生山泥傾瀉後

\*版權所有

圖 17：山泥傾瀉後木屋完全埋在泥濘之中，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sup>30</sup> 見華僑晚報，06/07/1972，《雨災調查委員會昨續聆訊 目擊者述慘狀》

<sup>31</sup> 見華僑晚報，06/07/1972，《這簡直是「安葬區」——雞寮安置區大慘劇目擊者》

<sup>32</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3。

<sup>33</sup> 見成報，19/06/1972《觀塘安置區塌山泥 三百餘人慘遭生葬》

<sup>34</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3。

<sup>35</sup> 見成報，19/06/1972《觀塘安置區塌山泥 三百餘人慘遭生葬》

<sup>36</sup> 見觀塘區街坊福利會(1975)：觀塘近貌，p.29。

然而，不幸的是，聽到悲哭聲，卻沒辦法救出太多的生還者，很多被訪者都向我們表示，當天的山泥傾瀉在星期日發生，很多人都不用上班、上學，但連日大雨又令他們留在家中，足不出戶，故此，死亡人數更為嚴重。居住於雞寮安置區的居民有三百八十四人，卻有七十一人葬身泥漿之中，佔總數五分之一，傷者亦有六十一人<sup>37</sup>。禍不單行，一輛運載火水之貨車突被山土泥石挾數十間的木屋一沖而下，當場壓住，火水流動，火海隨即熊熊一片<sup>38</sup>，司機則被活活燒死。獲救的生還者也猶有餘悸，不少災民都受驚過度，星島日報描述一名七十八的老婦楊梅卿，被山泥沖至屋外，起身後呆坐梯間，經警察查問後才知她是災民，而她只記得她的名字<sup>39</sup>。受驚過度總比斷去雙腳、失去至親幸福。災民林炎生憶述，他在事發時正與叔父聊天，突然發生一次猛烈衝擊，把他拋到泥土裡，當他恢復知覺，便把叔父拖出，然而，叔父的兩腿已被山泥壓斷<sup>40</sup>。一名叫吳少權（譯音）的七歲男童，在山泥傾瀉之際正與其姊下棋，山泥傾瀉時如雷聲一響，使他壓在石堆下，其姊卻被泥漿沖走，山泥傾瀉使他們永遠不能完成棋局<sup>41</sup>，從此天人永隔。最傷心觸目的是，在消防員發掘的過程中，發現一家六口相擁抱在一起，但都已經死去<sup>42</sup>。

## \*版權所有

圖 18：男童吳少權在山泥傾瀉之際正與其姊下棋，摘自南華早報，20/6/1972

<sup>37</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3。

<sup>38</sup> 見成報，19/06/1972，《運火水貨車被沖倒後 雨中出現火海》

<sup>39</sup> 見星島日報，19/06/1972，《死難者來不及呼救，觀塘泥傾恍如暴布》

<sup>40</sup> 見觀塘區街坊福利會(1975)：觀塘近貌，p.29。

<sup>41</sup> 見 SCMP，20/06/1972，A disastrous landslide calls it chessmate

<sup>42</sup> 見星島日報，19/06/1972，《泥葬寮屋·觸目傷心 一家六口·相擁而死 八十多·下落不明》

### 第3章：災後救援 重建新生

雞寮山泥傾瀉發生後，拯救災民逃出生天是政府首要的任務，港督麥理浩爵士整夜聽取六一八雨災的災情報告，並訓令各政府部門要盡一切人力物力協助災民<sup>1</sup>。協助災民，不單是拯救災民生命，還要為他們提供即時的救濟，更要考慮以後長久生活，為他們提供永久徙置。

\*版權所有

圖 19：港督麥理浩爵士由民政司陸鼎堂帶領了解災情，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 3.1 災後救援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時十分，秀茂坪雞寮的乙級安置區被山泥沙石瞬間淹沒，聲如雷響，頓時將住在第一台木屋約四百名居民活埋<sup>2</sup>，事件轟動震撼，警方在一時十六分接獲報告，並出發救援，由於當日大雨，交通擠迫、汽車失靈及街道水浸造成阻塞，第一批警員要在下午一時二十五分才能抵達災場<sup>3</sup>，浪費了拯救遇難者的黃金一小時裡的頭十五分鐘。

幸好，在救援人員到場之前，已有數位無名英雄主動救災：數名災民連同一名徙置事務處工人及一名休班警員參與救災，他們共救出了六名災民<sup>4</sup>；除此之外，

<sup>1</sup> 見星島日報，19/6/1972，《港督訓令盡力拯災救難 緊急措施應變》。

<sup>2</sup> 見星島日報，19/6/1972，《死難者俱來不及呼吸觀塘山泥恍如瀑布 瞬息淹沒八十木屋》。

<sup>3</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4。

<sup>4</sup> 見星島日報，6/7/1972，《安置區慘劇証人續作供 塌坭前居民曾報警 輕微崩瀉未被處理》。

有八名志願人士救出了超過十名災民<sup>5</sup>。在救護車到達前，一名工廠巴士司機及一名小型貨車司機自願將二十六名傷亡者送往醫院及殮房<sup>6</sup>。我們訪問了一位曾經參與搶救的陳訓明中醫師，他指出當時山泥傾瀉的情況危急，他和同伴並未因為害怕而離開現場，反而義不容辭地向災民伸出援手，他們救起在災場較外圍的災民，並加以照料，盡力拯救受難的街坊，由於當時觀塘徙置區第七座的馬路邊停泊了數輛旅遊車，陳醫師及同伴踢破旅遊車的車門，讓傷者入內避雨，並為他們包紮紗布和止血，其他街坊亦拿出衣服及熱水給傷者。另外，我們曾訪問一位災難目擊者盧毓秀先生，他表示山泥傾瀉之後，有很多街坊參與救援，而他的哥哥亦從工作途中趕回災場協助救援。盧先生表示其父親曾與其他街坊到災場外圍處救人，救出容易拯救的災民，但被山泥埋得較深的傷者便無能為力了。我們找到一則在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南華早報的報導，當中訪問一名親身參與救災的市民陳明 (Chan Ming)，他向記者表示即使他的右手及左腳在救災中受傷了，仍然奮不顧身地救助被山泥壓著的災民，逃出生天，報導指他和參與的街坊共救出約三十人<sup>7</sup>。原來這位陳先生正是我們訪問的陳訓明中醫師。南華早報指這三十人得以保命實在應該深深感謝陳醫師等無名英雄 (Unsung hero)。我們發現，在政府救援人員到達後救出的遇難者，大都不能存活，因為淹蓋木屋的都是飽含水份的泥漿，能短時間令人窒息至死，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顯示，除有五名死者因為受傷及灼傷外，其餘的六十六名死難者均是窒息致死<sup>8</sup>，由此可見，仗義救人的坊眾掌握了救人的黃金時間，發揮人性光輝。

<sup>5</sup> 見星島日報，16/7/1972，《山崩泥似灑 冒險救多人》。

<sup>6</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4。

<sup>7</sup> 見 SCMP，21/6/1972，Mr. Chan made it sound so easy.

<sup>8</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p. 16-17。

## \*版權所有

圖 20：坊眾仗義救人，摘自星島日報，  
19/6/1972

雞寮的災情可說是禍不單行，除了山泥傾瀉淹沒木屋外，有一輛盛載火水的貨車被滑下的山泥石塊撞至起火焚燒，並發生爆炸<sup>9</sup>，另有三部貨車被山泥波及，據陳醫師所說，有市民曾經去嘗試撲滅大火，亦有警員上前搶救被波及的災民，但都徒勞無功<sup>10</sup>，要消防員到場後，才能把大火撲滅，並救出一名傷者，可惜其他三名遇事者都死亡<sup>11</sup>。

## \*版權所有

圖 21：盛載火水的貨車被山泥石塊撞至起火焚燒，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 \*版權所有

圖 22：救援人員徒手挖掘山泥，  
摘自星島日報，19/6/1972

第一批警員於一時二十五分到達災場，由於災情嚴重，警員召集救護車、消防人

<sup>9</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4。

<sup>10</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5。

<sup>11</sup> 見星島日報，19/6/1972，《連環慘劇 災外生災 泥濘沖倒貨車 著火燒死三人》。

員和機動部隊協助救援工作<sup>12</sup>。除警務人員外，附近街坊亦有協助拯救，雖然在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的中期報告內指出，只有二十多名市民協助救災<sup>13</sup>，但南華早報的報導則顯示參與救災的市民約有一百人<sup>14</sup>。由於山泥傾瀉災情突發，首批的救援人員只好徒手挖掘山泥<sup>15</sup>，救出被山泥壓著的遇難者，又用警車將傷者送往救治。其後救護車、消防車與及更多警員加入救援，更有民安隊、九龍東北部輔助醫療隊及英軍派出的皇家工程隊及唔咁兵團加入救災<sup>16</sup>。由一時二十六分（即第一部到場救護車出動的時間）至晚上七時十三分內，共有十四輛救護車應召出動，其中四部更曾出勤兩次，將大部份傷者送往伊利沙伯醫院，小部份傷者則被送往觀塘診療所。當天下午四時，警方成立了一個小組，專責登記失蹤人士<sup>17</sup>。

雞寮災區由英軍、消防及工務局人員組成發掘隊伍，全力展開發掘工作。約一百名英軍，聯同工務局工程人員百餘人、消防員及民安隊等單位，組成約四百人的挖掘隊伍，他們輪流通宵工作，每工作一小時會便需休息半小時<sup>18</sup>，可見救援的難度。於六月二十一日，因為埋於山泥裡的屍體腐化，災場傳出屍臭味，因此救援人員需佩戴面罩，同時亦有市政事務署的人員在災場噴灑防臭化學劑。但救災工作仍然充滿困難，由於當時本港天氣炎熱，天文台公佈的氣溫為三十一度，但在災場因山泥裡的水份蒸發，氣溫亦相對地提升<sup>19</sup>，加速屍體的腐化。另外，災場除了沙泥外，還需以風鑽機鑽開巨石<sup>20</sup>，以便進一步挖掘。而且為了讓死難者保留全屍，在災場近木屋的集中地，發掘人員需利用鋤頭、番釘番鎌等工具細心

<sup>12</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4。

<sup>13</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5。

<sup>14</sup> 見 SCMP , 21/6/1972 , Mr. Chan made it sound so easy.

<sup>15</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4。

<sup>16</sup> 見星島日報，19/6/1972，《港督訓令盡力拯災救難 緊急措施應變》。

<sup>17</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 5。

<sup>18</sup> 見星島晚報，22/6/1972，《雞寮災區繼續發掘 為保全屍小心行事 臭氣薰天空氣染污》。

<sup>19</sup> 見星島日報，22/6/1972，《為保死者全屍 觀塘安置區 發掘進度慢》。

<sup>20</sup> 見星島日報，21/6/1972，《三軍副司令親臨打氣 英軍通宵挖掘觀塘災場》。

發掘，這大大降低挖掘的效率<sup>21</sup>；剷泥車則應用近翠屏道的災場位置，以儘快打通翠屏道，六月二十二日，有多部巨型剷泥車運作，當天中午前，被山泥所淹蓋的翠屏道已全部打通，導致塵土飛揚，沙塵滾滾<sup>22</sup>。

## \*版權所有

圖 23：發掘人員利用工具細心發掘，  
摘自成報，19/6/1972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醫務衛生署長蔡永業表示，在災場再掘出生還者的機會十分渺茫，因為就普通情況而言，任何人在那種環境下被活埋，最多只可存活兩至三天，經過了四天時間，被埋的災民大概已沒有生還希望，雖然災場有進行消毒，但其散發出的強烈屍臭味，仍會危害居民的健康。因此經過謹慎考慮後，政府決定放棄仔細挖掘，儘快清理災場，以減低影響公眾健康的風險。我們找到一份六月二十一日的局勢報告（Situation Report），當中官員向防衛司（Defence Secretary）表示，發掘工作緩慢，路政處工程師估計以人手發掘需時一月，但屍體對公眾衛生有害；但以推土機清理災場則會引起公眾人士在人道及傳統觀念上的反對及批評，因此使用推土機的決定需在技術及政治上有更高的考慮<sup>23</sup>，故此政府再多等一天，再由醫務衛生署長向公眾解釋，令市民諒解政府的兩難決定。二十三日起工務局出動推土機到災場清理，醫務衛生署長及工務司亦到災場

<sup>21</sup> 見星島日報，22/6/1972，《為保死者全屍 觀塘安置區 發掘進度慢》。

<sup>22</sup> 見星島晚報，22/6/1972，《雞寮災區繼續發掘 為保全屍小心行事 臭氣薰天空氣染污》。

<sup>23</sup> 見 Kwan, James K.C. (1972a) :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0/6/1972 at the Sau Mau Ping Landslide Disaster dated 21/6/1972. In HKRS-934-12-114.

視察，工務司估計要清理災場大量的泥石需時一個星期，但要重修被毀山坡還需更長時間<sup>24</sup>。同時間，英軍亦利用了大小推土機各自挖掘，下午一時，英軍撤退並將餘下未挖掘的三分之一地區交與工務局，掘出的泥土運至啟德機場作填海之用，英軍在雞寮總共動員三千二百人次，工作總時數為二千小時<sup>25</sup>。二十四早上，救護車及醫療輔助隊撤退，災場留下一部黑箱車以備將新掘出的死難者送往殮房，在場有五部剷泥車工作<sup>26</sup>。最後一名雞寮山泥傾瀉的死難者，於六月二十五日被掘出，雞寮山泥傾瀉的死亡人數達到七十一人<sup>27</sup>。麥理浩在六月三十日給英國外相的電報指出，觀塘災區的清理工作經已完成<sup>28</sup>。在發掘的過程中，觀塘坊眾一直支持及感激幫忙救災的街坊及救援人員，不斷為他們送上茶水、生果、啤酒及香煙等<sup>29</sup>。

### 3.2 救濟災民

山泥傾瀉在秀茂坪乙級安置區第一台發生，第二及第三台的木屋雖然未被波及，但當地的居民不免會感到害怕及危險，當時政府立即為他們提供援助。政府安排他們可到觀塘社區服務中心登記，並派發毛毯和食物等，同時亦開放秀茂坪新區三十二座的慈愛學校及油塘新區十九座街坊福利會防風救護站供災民登記<sup>30</sup>。直至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已有約四百三十名受雞寮山泥傾瀉事件影響的秀茂坪居民被安置在三個臨時安置中心：社會福利署觀塘社區服務中心（三百五十人）、

<sup>24</sup> 見星島日報，23/6/1972，《雨災場放棄拯救 不能再保全屍》。

<sup>25</sup> 見星島晚報，23/6/1972，《雞寮英軍午後撤退 發掘工作交工務局 未清理泥土仍有三分一》。

<sup>26</sup> 見星島日報，25/6/1972，《觀塘泥災處 再掘出一屍》。

<sup>27</sup> 見 So, Jack C.K. (1972b) : The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5/6/1972 on the Sau Mau Ping Licensed Area Landslide Disaster dated 26/6/1972. In HKRS-934-12-114.

<sup>28</sup> 見 MacLehose, C.M. (1972b) :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Govern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dated 30/6/1972. In HKRS-934-12-114.

<sup>29</sup> 見星島晚報，23/6/1972，《雞寮英軍午後撤退 發掘工作交工務局 未清理泥土仍有三分一》。

<sup>30</sup> 見星島日報，19/6/1972，《泥葬寮屋 觸目傷心 一家六口 相擁俱死 八十多人 下落不明》。

油塘街坊福利會（四十八人）及下秀茂坪福利大廈（二十五人）<sup>31</sup>。曾經有六十名災民因為社會福利署觀塘社區服務中心已經住滿了山泥傾瀉的災民，需臨時安置在社區服務中心的操場（Open playground）裡，但後來因為災民投訴操場無瓦遮頭及徙置事務處的員工問題，他們終被安置到下秀茂坪福利大廈的室內，並獲派發金錢援助、毛毯、煮食用具及其他救濟措施<sup>32</sup>。

## \*版權所有

圖 24：於觀塘安置中心的小童不忘趕功課，摘自星島日報，24/6/1972

## \*版權所有

圖 25：觀塘社區服務中心用作災民的臨時庇護所，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政府對入住臨時安置中心的難寮災民，派發熱餐及毛毯<sup>33</sup>。報章沒有提及熱餐的內容，劉定安議員指出當時的災民的膳食十分簡單，只有水煮的椰菜。我們找到一份檔案，指出當時的供應災民的熱餐是乙類餐單（Diet B），每名災民每天會獲派發兩份，包括一安士新鮮瘦肉，或兩安士鮮魚（如無，則供應罐頭魚），或兩安士南乳，外加四安士蔬菜及六安士米飯。除了住在安置中心的災民可領食物外，其他寄住在親友家中的災民亦可領取七天份量共十四餐的乾糧（Dry

<sup>31</sup> 見 So, Jack C.K. (1972a) : Memorandum from City District Officer to Defence Secretary dated 19/6/1972. In HKRS-934-12-114.

<sup>32</sup> 見 G.I.S. (1972b) : Press Release "Squatters Given Accommodation" dated 23/6/1972. In HKRS-70-90-1.

<sup>33</sup> 見 So, James Y.C. (1972) : Situation Report on Items of Special Current Interest dated 21/6/1972. In HKRS-934-12-114.

rations)，包括三十安士罐頭魚或十二安士的午餐肉或咸牛肉，還有五十六安士的蔬菜及五磅又四安士的米飯<sup>34</sup>。截至六月二十二日，兩個廚房為六一八雨災災民總共供應熱餐共四萬九千八百零五份，乾糧六百五十六份<sup>35</sup>。

災難發生過後，災場的衛生一直是個重要的考慮，老鼠及蒼蠅的問題在災場出現。此外，連日的暴雨及山泥傾瀉可能會破壞水井、儲水箱及水管，引致食水污染，因此醫務衛生署署長呼籲市民要注重個人衛生及食物食水的安全，不應食用或飲用受污染的食物及食水，先將水煮滾才可飲用；上廁所後應徹底洗手等<sup>36</sup>。有見及此，政府特別派人到秀茂坪，為當地居民注射防疫疫苗<sup>37</sup>，保障居民的健康。至於因山泥傾瀉而送院醫治的傷者，一般來說要自行支付住院費用，但如果不能付擔費用的，可向政府申請豁免<sup>38</sup>。東華三院亦表示會在其屬下的三所醫院，儘量撥出床位讓傷病災民留醫，同時又向災民派發衣物<sup>39</sup>。

### 3.3 徒置事宜

秀茂坪雞寮山泥傾瀉，在短短數分鐘內吞噬了第一台約三百多名居民的家園，令他們無家可歸；這次災難，亦嚇怕了附近安置區第二、三台的居民，以致他們有家歸不得。徙置事務處在處理天災災民有一貫政策和程序，當發生天災後，徙置事務處會為他們提供臨時安置直至獲得長期居所；在程序上，徙置事務處會為災

<sup>34</sup> 見 Li, Iu-lam(1972) :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to Director of Medical & Health Services: Diets for Emergency Relief Feeding and Day Rations dated 13/9/1972. In HKRS-748-1156.

<sup>35</sup> 見 Heppell, T.S. (1972a) : Situation report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ated 22/6/1972. In HKRS-934-12-114.

<sup>36</sup> 見 GIS(1972) : Press Release "Health Precautions Following Thunderstorm" dated 22/6/1972. In HKRS-70-3-90-1.

<sup>37</sup> 見星島日報，27/6/1972，《觀塘災場四隣 接受防疫注射》。

<sup>38</sup> 見 Tse, R.(1972) : Memorandum from Senior Medical Social Worker to Director of Medical & Health Services, Hospital Charges for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dated 27/6/1972. In HKRS-748-1154.

<sup>39</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三院捐十六萬》。

民登記，已登記的災民可獲即時救濟金及被安置到收容中心（transit camp），當時港九共有七個收容中心，可供三千災民暫住，災難過後災民可能會被安排入住徙置大廈或安置區，亦有可能於原地重建寮屋居住，實際情況會依當時的可動用公共房屋的數字而定，如果於原地重建，災民會獲得緊急基金（emergency relief fund）現金資助<sup>40</sup>。六月十九日上午九時三十分，一個跨部門會議在社會福利署觀塘社區服務中心舉行，以觀塘民政主任蘇澤光為主席，成員包括徙置事務署、社會福利署、政府新聞處及民政署代表，會後建議由徙置事務處將雞寮第一台約二百人的生還者及第二、三台約七百名居民直接徙置，這決定是基於安全措施（safety precaution）；而且災民實際上和心理上都感到危險及不安；此舉亦方便在雞寮進行的拯救行動及日後的維修<sup>41</sup>。因此災民在當天下午在觀塘新區第一座地下徙置事務處進行登記手續<sup>42</sup>，他們被安置到秀茂坪新區，並於六月二十日開始入伙<sup>43</sup>。二十三日，秀茂坪災區一千五百名災民已完成徙置，他們遷入秀茂坪新區<sup>44</sup>。港府在六一八雨災後，派遣一名工務局工程師負責調查安置區及潛建木屋的安全並作出報告，報告建議將二萬一千名災民安置在公共房屋<sup>45</sup>。港督向英國外相報告，預計有四千三百名雨災災民被徙置到徙置區（resettlement estate），一萬六千七百名災民則被徙置到政府廉租屋（low cost housing）<sup>46</sup>。災民被分別安置於徙置區和政府廉租屋，原因是徙置區沒有充足的空置單位<sup>47</sup>。

<sup>40</sup> 見 Sze, Micheal C.C. (1972) : Memorandum from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to Deputy Colonial Secretary, Disastrous Relief dated 16/6/1972. In HKRS-7481156.

<sup>41</sup> 見 So, Jack C.K. (1972a) : Memorandum from Kwun Tong City District Officer to Defence Secretary dated 19/6/1972. In HKRS-934-12-114.

<sup>42</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更能消幾番風雨？哀鴻亟予安置》。

<sup>43</sup> 見星島日報，21/6/1972，《善後工作全速展開 觀塘災民先獲徙置》。

<sup>44</sup> 見星島日報，23/6/1972，《救濟雨災賑款 今起全面發放》。

<sup>45</sup> 見星島日報，5/7/1972，《雨後險境迭現 徒置逾二萬人》。

<sup>46</sup> 見 MacLehose, C.M. (1972) :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Govern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dated 30/6/1972. In HKRS-934-12-114.

<sup>47</sup> 見星島日報，30/6/1972，《安置一萬六千災民 多人入住政府廉屋》。

# \*版權所有

圖 26：災民於災後獲得徙置，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 3.4 入土為安

生還的災民獲安置永久居所，遇難的死者獲得安葬亦同樣重要。災後，各界均關注罹難者的遺體問題，尤其死者親屬及政府。死者親屬都希望死者得以安息，政府則關注衛生問題，因為不妥善處理屍體，會影響公眾衛生。

早在六月二十日，東華三院已向死者家庭提供免費殯儀服務，由該院殯儀館依照免費殯儀服務之辦法，給予丙種（四百元）之免費服務<sup>48</sup>。政府亦向死者的家屬派發殮葬金，截至二十二日，政府派發了殮葬金給二十一名成年死者及二十名兒童死者的家屬，金額分別為一萬零五百元及八千四百元，即每名成年死者的殮葬金為五百元，而兒童死者的殮葬金則為四百元<sup>49</sup>。

六月二十一日，跨部門會議再次舉行，並成立了一個由社會福利署人員及民政署人員組成的特別工作小組，並在社會福利署觀塘社區服務中心開設一個臨時辦事處，作用為尋找死難者的家人或親戚，幫助他們在公眾殮房辨認遺體，並在查閱有關紀錄後安排他們獲派社會福利署的殮葬金或其他金錢救助，民政署人員會向

<sup>48</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善團義不後人 三院捐十六萬》。

<sup>49</sup> 見 Heppell, T.S. (1972) : Situation report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ated 22/6/1972. In HKRS-934-12-114.

獲得東華三院免費殮葬的死者家屬提供協助<sup>50</sup>。

死者遺體由政府安排下，運至九龍公眾殮房<sup>51</sup>。六月二十四日，政府已就安葬無人認領的遺體作出具體安排。由於遺體已腐爛，大部份遺體變得難以辨認；而且政府為了避免遺體堆積在殮房，若遺體在法定（Statutory period）的四十八小時內仍未被認領，政府會將此類遺體埋葬，並計劃最高每天處理十六至二十具屍體。市政署將提供運輸，將棺木由油麻地殯儀館（由廣華醫院提供）運往九龍公眾殮房，由九龍公眾殮房員工負責將遺體入棺，再由市政局派出的貨車將已封好的棺材送往油麻地殯儀館接受簡單的殯儀儀式，每八名死者會舉行一次殯儀儀式，並由一位佛僧或道士主持。儀式過後，棺材會運往和合石公眾墳場，在市政局提供給無人認領屍體的墓地安葬<sup>52</sup>。所有殮葬費用（包括棺材費用，但不包括運送費用），會由東華三院負責。直至六月二十九日，局勢報告顯示已經再沒有遺體停留在公眾殮房，而獲得免費殯儀服務的死者有十八人<sup>53</sup>。

<sup>50</sup> 見 Kwan, James K.C. (1972) :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0/6/1972 at the Sau Mau Ping Landslide Disaster dated 21/6/1972. In HKRS-934-12-114.

<sup>51</sup> 見 Li, F.K. (1972) :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Director of Urban Service dated 24/6/1972. In HKRS 70-3-90-3.

<sup>52</sup> 見 Li, F.K. (1972) :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Director of Urban Service dated 24/6/1972. In HKRS 70-3-90-3.

<sup>53</sup> 見 So, Jack C.K. (1972c) : The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8/6/1972 on the Sau Mau Ping Licensed Area Landslide Disaster dated 29/6/1972. In HKRS-934-12-114.

## 第4章：天地不仁 世間有情

一九七二年六一八雨災，香港市民經歷了一次慘痛的災難，但他們憑著守望相助的精神，同心協力，發揮互助合作的團結力量，全港吹起一股澎湃的捐款義風。雞寮山崩土淹，奪去七十一條人命，但卻衝破了各界的隔膜，為災民打造出一個生機。

### 4.1 救濟基金 統籌捐獻

我們於今年三月曾完成一個關於一九五三年的石硶尾大火的考察，當時政府鑑於政治敏感，鼓勵民間組成「石硶尾六村急賑會」處理捐款。但在六一八雨災後，政府則以由社會福利署署長為主席的「社會救濟信託基金（Community Relief Trust Fund）」結集各界捐款，將捐款分配到受影響地區的社區中心、鄉議局、民政署、徙置事務署、社會福利署、漁農署等組織，再將善款轉交至災民手上，以解燃眉之急。

政府早在一九六二年已設立社會救濟信託基金，作為應付天災的經費及用作發放給受影響災民的援助。一九七三年，基金重新命名為「緊急救援基金」。基金來源包括六十年代初市民為協助和救濟四宗天災災民的捐款餘額，以及社會福利署署長作為受託人收到來自市民的其他捐款。自七十年代起，基金改為由政府一般收入提供款項，至今依然運作<sup>1</sup>。六一八事件後兩天，政府迅速從社會救濟信託基金撥出二百萬救災<sup>2</sup>，其中一百萬交由漁農署分發，五十萬交由社會福利署派發，二十萬交由新界民政署。此外，政府還於六月十九日從一個由民政署與星系濟貧運動合辦，名為「星系濟貧運動特別援助金」中，撥出兩萬元，在觀塘雞寮

<sup>1</sup> 見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網頁：

<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fc/fc/papers/fc090185.htm>。

<sup>2</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社會救濟基金撥二百萬》。

新區第一座徙置事務處內派發<sup>3</sup>。

#### 4.2 國際社會 慷慨解囊

災情在國際上引起廣泛迴響，國際社會紛紛向香港伸出關愛之手，主動向香港捐助，體現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溫情。六月二十日，消息已傳至國際，當日，港督麥理浩，接獲英女王、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何謨爵士及次官雷里來電，慰問本港因雨災遭受損失的人士<sup>4</sup>。另外，梵蒂岡教廷、教宗保祿六世致電報給香港主教徐誠斌，向兩宗山泥傾瀉、活埋居民慘劇的罹難者，表示深切同情<sup>5</sup>。日本政府亦捐款一萬美元給香港，以救濟本港因暴雨成災所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sup>6</sup>。六月二十一日，本港接到台灣「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緊急電匯台幣五十萬（約港幣七萬多元）<sup>7</sup>。六月二十八日，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再匯款達二百萬新台幣（約港幣二十九萬多元），交由港九各界救濟難民委員會，轉送至香港聯合救災團體，統籌辦理災害救濟<sup>8</sup>。六月三十日，中國也向災民伸出援助之手，中國紅十字會捐人民幣二百萬元賑濟災民，以協助災民解決臨時困難<sup>9</sup>。在七月三日，英國政府捐出二萬英鎊，並將此款項撥入社會救援信託基金<sup>10</sup>。同日，瑞士駐港總領使舒達，聯同瑞士協會主席於斯，將港幣一萬一千九百三十元支票交給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該筆款項由在港瑞士僑民籌集。<sup>11</sup>。

<sup>3</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星系特援金 先撥二萬元》。

<sup>4</sup> 見星島日報，21/6/1972，《港九雨災舉世震驚 英日教廷分致電慰問》。

<sup>5</sup> 見星島日報，21/6/1972，《港九雨災舉世震驚 英日教廷分致電慰問》。

<sup>6</sup> 見星島日報，21/6/1972，《日本政府捐一萬美元》。

<sup>7</sup> 見星島日報，22/6/1972，《台救總捐五十萬》。

<sup>8</sup> 見星島日報，22/6/1972，《台救總賑港災 再撥二百萬》。

<sup>9</sup> 見星島日報，30/6/1972，《中共賑濟港災民 捐人民幣二百萬》。

<sup>10</sup> 見星島日報，4/7/1972，《英國政府捐二萬鎊》。

<sup>11</sup> 見星島日報，4/7/1972，《瑞士僑民捐萬餘元》。

#### 4.3 義風四起 援助災民

數以十噸的泥漿，吞噬了秀茂坪木屋區居民的家園，七十一條人命埋在無情的黃土下，未賠上性命的災民之需要亦見急切，他們痛失家園、鄰里。有見及此，社會各界攜手合作，自行發起賑濟籌款活動，形式及範圍極為多樣化。截至七月二十八日，我們見到各式各樣的籌款活動，計有：義賣、義教、義載、義演、義唱、義映、義賽等。各界群策群力齊賑災，不論商界、小販、志願團體，甚至學校，及至個人，都體現善心處處。雖然雨災無情，但港人反應熱烈，足見人間有情。

商界方面，在六月廿日，黃大仙區工商業總會向觀塘災民捐出食物共二千包，用專車運往觀塘雨災臨時安置站，分派給災民食用<sup>12</sup>。同日，香港潮商互助社捐出六千元救濟，交至觀塘區民政司署代為辦理。至六月廿一日，香港中華總商會捐出四十二萬，中總四個醫療所由當日起的一個月內，災民憑證到診，可免診金<sup>13</sup>。義賣並不止於商人，連小本經營的小販，也熱烈響應：油麻地持牌小販同業聯誼總會，於六月廿日發動全油麻地區小販在六月廿五日義賣一天，籌款將全數撥捐災民<sup>14</sup>。運輸界也加入籌款行列，一百四十輛行走觀塘至青山的小巴，由早上六時起至凌晨十二時止，全日義載籌款一天<sup>15</sup>。六月廿四日，沙頭角小巴義載，行走新界邊區沙頭角至上水粉嶺之十八輛十四座小型小巴，全日義載籌款一天，籌得八千元<sup>16</sup>。文化界亦加入賑災，六月廿七日，由非凡響劇團公演「碧海狂憎」粵劇籌款<sup>17</sup>。製片家羅拔杜夫曼將自己在港上映的電影「紅顏孽債」於六月廿八日義映一天<sup>18</sup>。

<sup>12</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賑災起熱潮 港九社團單位分別響應捐輸》。

<sup>13</sup> 見大公報，21/6/1972，《中總配合各界進行救濟工作》。

<sup>14</sup> 見星島日報，21/6/1972，《社團全力救災 小販義賣》。

<sup>15</sup> 見星島日報，23/6/1972，《觀塘小巴義載》。

<sup>16</sup> 見星島日報，23/6/1972，《沙頭角小巴義載》。

<sup>17</sup> 見星島日報，27/6/1972，《利舞台義演粵劇》。

<sup>18</sup> 見星島日報，23/6/1972，《製片家羅拔杜夫曼 義映的電影「紅顏孽債」》。

志願團體方面，保良局早在六月十九日已向社會救援信託基金捐款五萬元<sup>19</sup>。同日，東九龍扶輪社向觀塘民政司署分處捐出二萬元<sup>20</sup>。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向災民捐出雞蛋七十隻和衣服一批。宗教團體方面，天主教於六月廿二日呼籲信眾捐血救助災民<sup>21</sup>。在七月十二日，天主教信徒捐出籌得的 261,392.91 元<sup>22</sup>。學校方面，在六月十九日，香港大學學生會舉辦了救濟運動（relief campaign）<sup>23</sup>。運動界也義不容辭和應，在六月三十日，賑災籃球義賽在伊館球場舉行，在各界的踴躍支持下，義賣門票收入有一萬一千多元<sup>24</sup>。個人方面，早在事後翌日，美籍旅客 Mrs Martin Gold 建議香港酒店在大堂設置木箱，籌集善款，酒店從善如流<sup>25</sup>。即使在囚人士也對災民施以援手，在七月八日，赤柱囚犯共捐出四千二百五十四元，連同赤柱監獄員工及芝麻灣監獄員工的集捐，共額 7,391.5 元<sup>26</sup>。醫療界方面，早在六月廿日，東華三院捐款十六萬，用作現金救濟，三院更向死者家庭提供免費殯儀服務，為災民提供衣服，安置無依老人入住該院老人院，並提供醫療援助，盡量撥出醫院床位給災民<sup>27</sup>。博愛醫院全體員工捐出三萬元，並交予民政署<sup>28</sup>。

#### 4.4 大眾傳媒 關懷大眾

傳播媒介在災難發生後，每天都緊密報導災難最新消息，讓市民知悉災民慘況，並為市民提供一個容易捐款的方法，扮演龍頭角色，帶領其他團體一同籌募善款。

<sup>19</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各界急賑雨災》。

<sup>20</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各界急賑雨災》。

<sup>21</sup> 見星島日報，22/6/1972，《教友協力賑災》。

<sup>22</sup> 見星島日報，12/7/1972，《天主教信徒 捐款逾廿六萬元》。

<sup>23</sup> 見 SCMP, 20/6/1972, Relief for victims.

<sup>24</sup> 見星島日報，23/6/1972，《賑災籃協場面動人 筹得善款逾萬》。

<sup>25</sup> 見 SCMP, 20/6/1972, Tourist collection.

<sup>26</sup> 見星島日報，8/7/1972，《誰無赤子心？四百囚徒亦捐輸》。

<sup>27</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善團義不後人 三院捐十六萬》。

<sup>28</sup> 見星島日報，30/6/1972，《博愛醫院總理員工 集捐三萬餘賑災》。

# \*版權所有

圖 27：四大報業機構籌募善款，摘自  
星島日報，20/6/1972

四份報紙率先聯合籌款，為傳播媒介賑災籌款的活動揭開序幕，包括星島日、晚報；華僑日、晚報；工商日、晚報；南華西報四個報業機構，代收社會各界熱心人士的捐款。捐款可以用劃線支票或現金，交到上述各報社辦事處<sup>29</sup>。截至七月十八日，單以星島報業為例已籌得超過一百七十五萬的善款<sup>30</sup>。各報業機構共籌得4,200,706.73元<sup>31</sup>，詳情如下：

China Mail	3,602.20
英文虎報	23,202.25
香港時報	13,549.85
香港工商報	245,414.14
明報	1,280.00
東方日報	52,340.50
星島日報	1,776,916.15
南華早報	497,916.21
華僑日報	1,586,485.43

電子傳媒以商業電台首先響應，在六月二十一日發起籲請聽眾「雨災急賑」運動，並由東亞銀行協助代收善款。該台英文部亦決定六月廿七日起舉辦「雨災急賑」

<sup>29</sup> 見星島日報，20/6/1972，《聯辦急賑活動 代收各界籌款》。

<sup>30</sup> 見星島日報，19/7/1972，《讀者賑災捐款 超過一百七十五萬》。

<sup>31</sup> 見 Unknown author (1973): Finance Statement in June 1972 Rainstorm Disaster. In HKRS70/6/622/1.

點唱籌款週，由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晚八時至九時在英文台播出，「救災點唱籌款節目」，凡認捐港幣廿元者，可點唱一次<sup>32</sup>。這項籌款節目名為「Show them you care」，聽眾更可點唱印、巴歌曲，故此連印度與巴勒斯坦社群亦為賑災出一分力<sup>33</sup>。商業電台共為災民籌得685,748.15元<sup>34</sup>。

## \*版權所有

## \*版權所有

圖 28：歌星陳美齡在麗的呼聲的籌款節目 RTV Telethon 義唱，摘自 Star, 23/6/1972

圖 29：無線電視舉行「無線電視籌款賑災慈善表演大會」，摘自《第一個十五年》

七十年代電視開始走進每個家庭，六一八雨災電視籌款，見證了電視的威力。電視籌款以直播方式進行通宵、馬拉松式籌款，開創先河，成為日後同類型節目的典型。首先舉行的是麗的呼聲的籌款節目RTV Telethon，在六月廿二日晚上八時至翌日凌晨四時許，舉行八個半小時的賑災義唱大會，籌得善款逾一百萬<sup>35</sup>。市民可將善款交往麗的呼聲門市部，或恒生和渣打銀行。當晚歌星陳美齡（Agnes Chan）參與義唱<sup>36</sup>，電影《蘇絲黃的世界》之女主角關南施（Nancy Kwan）亦同台演出。女藝員Margaret Miller穿梭中環和尖沙咀的酒店、餐廳勸捐。藝人胡楓更揚言，若籌款數字達一百萬，他會以削髮感謝觀眾，但當晚籌款數字已突破

<sup>32</sup> 見星島日報，24/6/1972，《義演義賣義唱 人人出錢出力》。

<sup>33</sup> 見 Hong Kong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Co (1972) : Press Release dated 28/7/1972. In HKRS70/3/90/3.

<sup>34</sup> 見 Unknown author (1973): Finance Statement in June 1972 Rainstorm Disaster. In HKRS70/6/622/1.

<sup>35</sup> 見大公報，26/6/1972，《兩個電視台共籌得八百多萬元》。

<sup>36</sup> 見 The Star, 23/6/1972, Agnes Sings For \$1 Mill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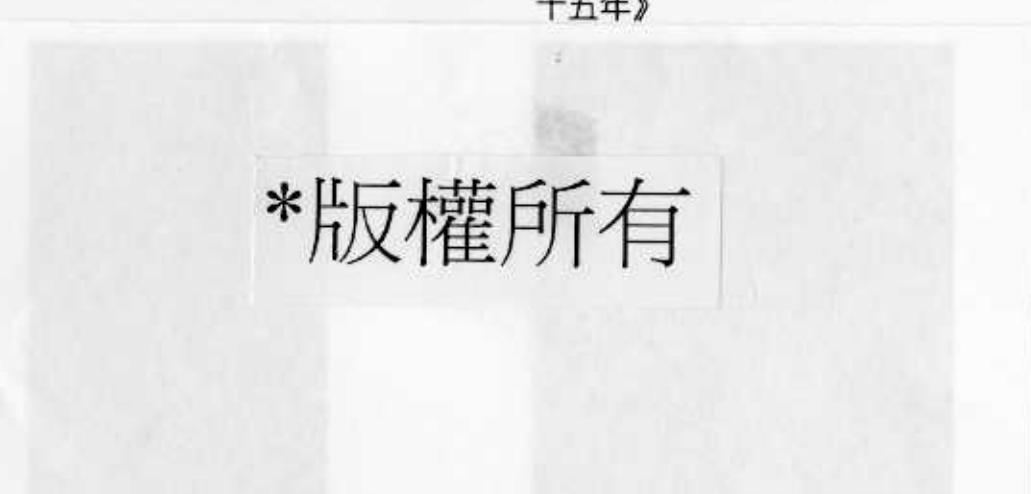
百萬，只是他頂上的頭髮依然濃密<sup>37</sup>。同時參加麗的呼聲和無線電視兩台義唱的演員，包括任劍輝、白雪仙、新馬師曾、陳寶珠、關南施、鄧碧雲、李小龍、林家聲、陳錦棠、鳳凰女、麥炳榮等<sup>38</sup>。



\*版權所有

圖 30：李小龍義演截拳道，  
摘自《第一個十五年》

圖 31：新馬司曾、蕭南英首次  
合作義唱京劇，摘自《第一個  
十五年》



\*版權所有

圖 32：陳寶珠義煮「揚州炒  
飯」籌款，摘自《第一個十五  
年》

圖 33：鄧麗君義唱，摘自《第  
一個十五年》

要數最經典的電視籌款節目，當然是無線電視的「無線電視籌款賑災慈善表演大會」(HK TVB Operation Relief)。它在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八時起直播，一直到翌

<sup>37</sup> 見 China Mail, 23/6/1972, Drive nets \$1m for flood victims.

<sup>38</sup> 見大公報, 26/6/1972, 《兩個電視台共籌得八百多萬元》。

晨電話認捐才告一段落<sup>39</sup>，共籌得8,644,814.65元<sup>40</sup>，打破了一九六二年九月三日「溫黛」風災籌得四十七萬元的最高賑災籌款紀錄<sup>41</sup>。是次籌款節目由《歡樂今宵》發起，動員全港紅星、名伶，成為電視史上出動最多紅伶參與的籌款賑災電視節目。當晚表演藝人空前絕後，人人落力演出。最令人懷念的演出是，由任劍輝、白雪仙演唱的「李後主」和「帝女花」，這是她們最後一次的慈善表演，自此便隱退螢幕<sup>42</sup>。此外，李小龍舉家赴會，他除了義演截拳道、父子同台表演拳腳外，更即場捐出一萬元支持籌款。當晚台前幕後總動員，由上至下，工作人員、編導、藝員、攝影師、服裝、佈景、音樂、燈光都落力協助。眾人都為了做善事，毫無怨言，緊守崗位，直至完畢為止。各方紅伶義不容辭地籌款，形式層出不窮，現摘部份例子如下<sup>43</sup>：

義演藝人	籌款形式
任劍輝、白雪仙	義演粵曲「李後主」和「帝女花」
新馬司曾、任冰兒、梁醒波、陳錦棠	義演粵劇「萬惡淫為首」
李小龍	義演截拳道
新馬司曾、蕭南英	義唱京劇
鄧麗君	義唱
鳳凰女、麥炳榮	義唱「鳳閣思仇未了情」
陳寶珠	義煮「揚州炒飯」
姜大衛、狄龍、陳觀泰	義捐月薪

## \*版權所有

圖 34：任劍輝、白雪仙演唱「李後主」和「帝女花」，摘自《第一個十五年》

<sup>39</sup> 見星島日報，24/6/1972，《義演賣義唱 人人出錢出力》。

<sup>40</sup> 見 Unknown author (1973): Finance Statement in June 1972 Rainstorm Disaster. In HKRS70/6/622/1.

<sup>41</sup> 見吳昊(2003)：香港電視史話(I)，p.47。

<sup>42</sup> 見吳昊(2003)：香港電視史話(I)，p.49。

<sup>43</sup> 見華僑日報，26/6/1972，《無線義演籌得七百餘萬》。

除了參與的藝員和工作人員外，市民亦盡顯對災民的支持，踴躍捐款。在無線電視台門外，有一條長長的人龍，是四面八方的市民排隊捐款。大會募捐善款分多路進行，捐款由恆生銀行港九各分行代收。有到電視台門口收集、有打電話捐款，該台藝員亦有在港九各夜總會及酒樓勸捐。另外，有的士司機義載一位熱心的張蘇女士，捐出西灣河五百二十八號舖位連閣樓，合共面積一千呎<sup>44</sup>；亦有市民捐出新界元朗新田的一塊農地<sup>45</sup>。

三間電子傳媒總共籌得 10,356,918.07 元，加上各大報章籌得 4,200,706.73 元，及市民直接捐款與民政署、公益金、觀塘社區中心和鄉議局的 608,092 元，及由社會福利署轉交的 2,177,358.54 元，社會救濟信託基金在六一八雨災之中的籌款活動共獲得 17,343,075.34 元。這還未包括西灣河的舖位和新田的農地，它們的估值分別是十五萬和七萬<sup>46</sup>，這個驕人的成績見證了香港人對災民的同情。

#### 4.5 增加津貼 雪中送炭

山泥傾瀉事件發生過後，政府撥捐二百萬元以救濟六一八雨災之災民，包括資助死者殮葬費、協助漁農復興的現金補助、協助其他災民重建家園的補助金等<sup>47</sup>。政府早於六月十九日已決定對死難者的恩恤津貼，每名死者的殮葬津貼為成人五百元、十五歲以下小童四百元，失去家庭經濟支柱的獲六千元，失去妻子而又有十五歲以下小孩需照顧的丈夫，每名小孩可獲一千元恩恤金，每個家庭最多可獲

<sup>44</sup> 見華僑日報，26/6/1972，《無線義演籌得七百餘萬》。

<sup>45</sup> 見 Unknown author (1973): Finance Statement in June 1972 Rainstorm Disaster. In HKRS70/6/622/1.

<sup>46</sup> 見 Unknown author (1973): Finance Statement in June 1972 Rainstorm Disaster. In HKRS70/6/622/1.

<sup>47</sup> 見星島日報，21/6/1972，《籌賑十萬火急》。

二萬元，但殮葬津貼則不設上限<sup>48</sup>。此外，災民還有其他現金補助：雞寮第一台的居民家園盡毀，每戶獲一千元；受傷住院的每人五百元；和雞寮第一、二、三台所有居民每人四十元補助<sup>49</sup>。截至六月二十四日，由觀塘區民政署派發的善款共為三十八萬四千八百六十元，有一千八百零二名災民獲得經濟援助<sup>50</sup>。

但社會各界給予於六一八雨災受難者的關懷，遠比政府預期高，善款數字節節上升，兩間電視台播出籌款節目後，善款數字已超過一千一百萬元。因此救濟基金決定提高對雨災死難者家人的援助，每家庭有家人在六一八雨災中死亡的，第一個獲二萬五千元、第二個獲二萬元、第三個獲一萬五千元、第四個獲一萬元、第五個或以後的獲五千元<sup>51</sup>；住屋被雨災完全毀壞的災民由原本的一千元增至三千元<sup>52</sup>。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華僑日報報導有一家庭不幸失去六名家人，共獲得救濟金八萬八千六百元，是六一八雨災中獲得最多的救濟金<sup>53</sup>，在舊救濟方案中他們只得二萬多元，新舊方案相差近四倍，可見香港市民的捐獻，如何拯救災民於水深火熱之中。

香港市民熱情的捐獻，多得出乎政府的意料，災後約一年，六一八雨災善款仍有近五百五十萬的盈餘。政府決定成立兩個基金：一個是一百五十萬元復原基金（rehabilitation fund），用以幫助有家人在六一八雨災死亡或受傷的家庭；另一個是約四百萬的孤兒基金（orphans fund），對象是在六一八雨災中成為孤兒的四十九人，用以支持他們的生活、教育和福利，孤兒可以二十一歲時領取，女子的發放歲數為十八歲，因為她們可能早婚<sup>54</sup>。

<sup>48</sup> 見 SCMP, 21/6/1972, Relief For Victims Many offers of cash and kind pouring in.

<sup>49</sup> 見 Kwan, James K.C. (1972b) :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2/6/1972 on the Sau Mau Ping Landslide Disaster dated 23/6/1972. In HKRS 934-12-114.

<sup>50</sup> 見星島日報，27/6/1972，《六千人獲新居》。

<sup>51</sup> 見 GIS (1972c) : Press release, untitled, dated 28/6/1972. In HKRS 70-3-90-1.

<sup>52</sup> 見星島日報，5/7/1972，《長期協助受災家庭 設立康復基》。

<sup>53</sup> 見華僑日報，2/8/1972，《萬八千餘災民獲救濟金 共七百七十萬》。

<sup>54</sup> 見 Li, F.K. (1973): Speech by the Hon. F.K. Li, J.P.,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n 1st August 1973, undated. In HKRS 70-6-622-1

#### 4.6 超幽法會 官方悼念

早在政府計劃安葬六一八雨災遇難者時，已計劃進行一次公眾悼念活動，令死者得以安息，並建議以「打醮」(Ta Chiu)形式，由道教及佛教人士主持<sup>55</sup>。但在傳統中國文化裡，「打醮」是通過道士與鬼神溝通的大規模祭祀活動，目的是祈求閹鄉平安；而「打齋」則是殯儀活動的一種，是通過宗教儀式，為死者超度。是次災難後的祭祀目的並不是祈求閹鄉平安，而是希望死難者得以安息，故應該是舉行「打齋」，而不是「打醮」。雖然政府對於兩者的含意有所含糊，但她希望死難者得以安息的心是無容置疑的。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圖 35：立法局華人首席議員胡百全恭讀祭文，摘自華僑日報，23/7/1972

圖 36：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法會，摘自華僑日報，23/7/1972

民間宗教團體圓玄學院，早在六月三十日，已提出發起超渡雨災亡魂，並聯同三教居士善信，於農曆五月七日（西曆七月七日），開三教道場，連宵一晝<sup>56</sup>。香港佛教聯合會，為超度本港雨災及航機失事罹難亡魂，祈願地方平安，定於新曆七月十三、十四日（農曆六月初三、初四）兩天晝夜，在香港跑馬地香港賽馬會

<sup>55</sup> 見 Li, F.K. (1972) :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Director of Urban Service dated 24/6/1972. In HKRS 70-3-90-3.

<sup>56</sup> 見星島日報，30/6/1972，《圓玄學院眾道侶 發起超渡雨災亡魂》。

場地，舉辦「本港雨災及航機失事罹難超渡法會」，完全免費替死難者超薦<sup>57</sup>。民政司陸鼎堂鑑於是次天災應予罹難亡魂超薦，故於六月廿八日舉行籌備會議，即席成立「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委員會」<sup>58</sup>，籌辦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法會，定期七月二十二至二十五日一連四天，在九龍佐敦道（廣東道口）臨時球場舉行。是次法會得香港電台中文台實地轉播，並由趙潤恆、鄧宇鈞、朱慶培於現場報導<sup>59</sup>。大會已邀請行政局華人首席議員簡悅強、立法局華人首席議員胡百全任名譽贊助人。超薦法會設三大法壇，分由佛教、道教、潮僑擔任，會長張玉麟已分別邀請各壇負責法事<sup>60</sup>。道場一切設備由民政司署撥款贊助，其他開銷，則由大會成員自己樂助。由於是次法會，專為追悼「六一八」雨災全體罹難者而舉辦，故場內及各壇，均不設個人附薦及不接受任何捐款，亦不販賣任何物品。開壇後，拜祭所用供品，只限花果齋素，寶燭冥鎗，禁止攜帶葷品到場<sup>61</sup>。

六一八雨災後，政府把災場興建為紀念公園，由市政事務署負責管理，使受難者得以安息，居民亦得休憩之所。公民協會觀塘新區委員於七月二十八日召開常會，通過興建六一八雨災紀念公園<sup>62</sup>。在秀茂坪雞寮災區原址興建紀念公園，政府建築師原本的預算是六萬多元，但副財政司辦公室一位名叫 Donald Tsang 的官員，認為支出太高，建議首席政府建築師對是項計劃重新考慮，並提出一個更合乎經濟的設計，預算應不多於三萬元<sup>63</sup>。

<sup>57</sup> 見星島日報，8/7/1972，《雨災航機失事罹難者 佛教聯會馬場超幽》，當時有國泰航機在越南墜毀。

<sup>58</sup> 見星島日報，8/7/1972，《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委員會》。

<sup>59</sup> 見華僑日報，23/7/1972，《港台昨晚實地轉播 雨災超薦法會啟壇大典》。

<sup>60</sup> 見星島日報，6/7/1972，《法會超薦亡魂》。

<sup>61</sup> 見星島日報，8/7/1972，《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委員會》。

<sup>62</sup> 見工商日報，30/7/1972，《六一八雨災安置區 市局將建紀念公園》。

<sup>63</sup> 見 Tsang, Donald (1974):Memorandum from Colonial Secretariat to Principal Government Architect dated 18/12/1974. In HKRS337/4341. 這位 Donald Tsang，可能是現任特首曾蔭權。

# \*版權所有

圖 37：在秀茂坪雞寮災區原址興建的紀念公園

## 4.7 地藏王廟 民間紀念

# \*版權所有

圖 38：觀塘地藏王廟紀念遇難災民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是農曆五月初八，直到現在，每年農曆五月初八，觀塘地藏王廟都有祭祀儀式，紀念遇難災民。原來現在的地藏王廟，當時只是一個一米乘一米的小亭子，內裡供奉地藏菩薩。在六一八雨災中，雞寮安置區所有木屋被移平，地藏王廟卻安然無恙，自此，居民十分信奉地藏王廟，不斷捐資擴建，並在廟中立碑紀念六一八雨災的遇難者，碑文是：「公元一九七二年歲次壬子年五月初八日，崩山罹難災胞紀念碑，顯考顯妣本山先人公媽諸神位，官塘翠屏道街坊眾慶善堂重建。」我們在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到地藏王廟進行訪問，看見一張通告：「公曆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農曆壬子年五月初八，即六一八雞寮崩山大災難，迄今已三十七年，本會每年平均有追悼儀式，今年亦循例舉辦聘請法師誦經普慶，特備祭品、香寶燭、衣紙冥錢、時錠香帛之儀，在先人公媽紀念碑亭致祭。敬希各街坊理事慷慨解囊、福有攸歸。慶善堂理事會啟。」我們在五月十三

日再往地藏王廟，已發現在捐款芳名的通告裡有六十三人捐款資助五月初八的祭祀，截至當天已募得一萬一千七百元，由此可見觀塘居民對六一八雨災遇難者的紀念從未間斷。

## \*版權所有

## \*版權所有

圖 39：居民在廟中立碑紀念  
六一八雨災的遇難者

圖 40：地藏王廟有關五月初  
八祭祀的通告

廟祝陳先生向我們解釋祭祀的過程：每年農曆五月初八，儀式大概在早上八時三十分開始，儀式在紀念碑的下方進行，喃嘸佬會由早上八時許準備，於石級處的位置開始儀式，至十一時移至紀念碑繼續。當日，除了理事長和喃嘸佬外，還有隨心而來的善信們。善信們燒衣紙是有所規定的，所燒衣紙的數目需比從前多，假設去年燒二萬張，今年最少需燒二萬張，愈多愈好。祭祀所用的費用大概要四五萬。金錢都是從善信的善心來的。祭祀的米是用作祈福之用，潮州人和鶴佬人稱為「福米」。米會分成一包包，連著水果，一袋一袋的分派給捐了錢的善信。福物在初八便可以索取，及後的日子只要還有剩餘的米，亦可繼續索取，直至全部福物被索取完畢為止。福物除米外，還有其他物品，從前所派的與現在所派的亦有所不同，從前會有包、水果和汽水等。這個傳統維持了三十多年，自七三年開始直至現在。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圖 41：五月初八祭祀的祭品

圖 42：燒衣用的化寶爐

## 第5章：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

六一八雨災後，港督麥理浩評估形勢，認為輿論對政府的救災工作有正面評價，但六一八雨災中雞寮和寶珊道事故是香港史上最嚴重的山泥傾瀉意外，在救災之後不免會浮現責任問題。政府於是成立「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發表的報告除了研究事故的成因外，更向政府提供意見，促成香港斜坡管理的一個新里程。

### 5.1 雨災調查委員會

港督麥理浩在災後向英國外相解釋成立雨災調查委員會的原因。他認為在兩宗山泥傾瀉事件後，在輿論方面，中文報章對政府的救災工作，表示信任，他亦滿意英文報章的報導，但他認為假以時日，責任問題便會浮現，無可避免地會對政府的管治造成不便，而且亦會殘留問題。因此，他希望藉成立一個雨災調查委員會穩定情況，並希望說服大眾，政府是有決心調查災難發生的根源和制訂措施防止是次事件重演<sup>1</sup>。其實，在六月二十日，港督和行政局已下令組成一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sup>2</sup>。六月二十二日，地方法院法官楊鐵樑、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麥基及著名建築師甘銘，被任命為雨災調查委員會成員<sup>3</sup>。他們的職權包括：

1. 調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至十八日暴雨期間，引起死亡事件的原因，尤以有關秀茂坪及寶珊道的事件為然，並向港督提出報告；
2. 同時又向港督提出建議在香港的環境和氣候情況下如何可避免同樣事件發生<sup>4</sup>。

<sup>1</sup> 見 MacLehose, C.M. (1972a) :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Govern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dated 23/6/1972. In HKRS 934-12-114。

<sup>2</sup> 見星島日報，21/6/1972：《兩災場共掘出 90 尸尚有百六十人失蹤 港府組委員會調查慘案原因》。

<sup>3</sup> 見星島日報，6/7/1972：《整幅山坭下瀉多人坭漿中掙扎 六人述慘情雨災調查會今續訊》。

<sup>4</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1。

# \*版權所有

圖 43：調查委員會主席楊鐵樑法官

其實，港督的憂慮是合理的，在災難發生初期，社會上存在指責政府的聲音。新晚報認為，雞寮地下兩條大水管爆裂、工程設計與質量不周，是這場災難的主要原因<sup>5</sup>。星島日報於災後舉辦座談會，有專家指出，雞寮地區「屬官地，如果政府『曾經干預天然土壤』，例如整理地盤，築護牆斜坡等，則應對其安全負起責任<sup>6</sup>。」此外，雞寮乙級安置區屬政府劃定的安置區，供予無家可歸的人蓋搭臨時木屋居住，由於安置區屬官地，而且由官方用作臨時安置，再加上那裡的地盤開拓也由官方所進行，因此法律上的責任都是政府承擔<sup>7</sup>。

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在六月二十三日舉行第一次非公開會議，進行初步討論。經過三次的非公開會議後，委員會開始進行公開聆訊。委員會的聆訊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聽取有關秀茂坪山泥傾瀉事件的證供，首次公開聆訊於大會堂舉行，聽取有關本港雨量的一般證供，及後為便於整理有關秀茂坪雨災慘劇的證供，以及為方便秀茂坪居民出席作證起見，委員會將聆訊押後，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五日、六日、七日及十日於世界信義宗觀塘職業訓練中心進行聆訊<sup>8</sup>。第二階段的公開聆訊為聽取有關寶珊道及其餘地區山泥傾瀉的證供，並於一九七二年八

<sup>5</sup> 見新晚報，19/06/1972，《雞寮塌泥慘劇原因何在？》

<sup>6</sup> 見星島日報，23/6/1972：《本報舉辦雨災問題座談會 專家提出結論》。

<sup>7</sup> 同上

<sup>8</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1。

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二十七日期間，在維多利亞地方法院舉行十三次聆訊<sup>9</sup>。委員會分別於八月及十一月向港督呈交中期報告和最後報告。中期報告涉及的內容主要是秀茂坪乙級安置區山泥傾瀉的原因和詳情，而最後報告則聚焦於寶珊道及其餘地區的山泥傾瀉事故。兩份報告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總結了事件的經驗，並向政府提出岩土工程管理上的建議。

## 5.2 調查結果

對於雞寮山泥傾瀉發生的原因，公眾輿論認為是因為豪雨令斜坡基堤下的水管爆裂，令水管內的雨水湧出，將基堤斜坡的泥土沖下安置區，釀成慘劇。新晚報引述居民所言，雞寮山泥傾瀉的位置本是一個山坑，而安置區則是坑口。山澗的水往下流，經安置區流出大海。然而，為興建秀茂坪徙置區，便把山坑填平，再埋下兩條大水管作為暗渠。因雨水太多，暗渠宣洩不及，使水管爆裂，雨水便將山泥沖落山，造成是次慘劇。更有目擊者指出，地下水管在山崩前爆裂，噴出高高的水柱<sup>10</sup>，因此，居民相信地下水管因經受不住雨水的壓力而爆破了，引起不少人士對於此設計的質疑。陳訓明中醫師同樣指出，他聽眾街坊說，斜坡上有大坑，本來是一條明渠把水排出海，但後來改成暗渠，而那條坑正正是落在山泥傾瀉位置，雨水太多使這暗渠沖爆了，並把山泥沖下山，造成這次大災難。

然而，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所分析的山泥傾瀉原因與公眾輿論所指的並不相同。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指出，根據工務司署採用莫而芹(Wilmot Morgan)公式的檢驗，除曉光街上端發生山泥傾瀉處東面的一部份地區外，在曉光街和秀麗街地面雨水疏導系統，即使遇上二百年才可能發生一次的空前大豪

<sup>9</sup> 見 Commission of Inquiry (1972):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Rainstorm Disasters 1972, p.1

<sup>10</sup> 見新晚報，19/06/1972，《雞寮塌泥慘劇原因何在？》

雨，在疏導雨水方面，依然綽綽有餘。至於曉光街上端發生山泥傾瀉的地區，報告指當局的計算結果顯示，如果發生二百年一遇的大豪雨，路面都只會有三寸多深的積水。因此，調查委員會認為水管爆裂並非山泥傾瀉的主要原因<sup>11</sup>。

調查委員會較傾向接受工務司署九龍路政部總工程師方鎮南的意見。在聆訊中，他指出水份滲入基堤的可能原因有三種，包括由表面滲入、地下水升高或因公共事業設備漏水而滲進。他又指出，山泥傾瀉和土壤中的水份有密切關係，「當濕潤時，其（土壤）空間水份的張力降低，其強度便減弱。至於其飽和程度，則由雨水慘入量而定，因此，豪雨對土壤的影響端視豪雨下降時的密度和連續期，以及下降前的雨量而定<sup>12</sup>。」調查委員會的結論是，「由於連日豪雨，雨水大部份由基堤斜面滲入，使建築物基堤所用的物料鬆化，結果引致山泥傾瀉<sup>13</sup>。」當時的天文台台長鍾國棟於六月二十八日聆訊的第一天便指出：「今年六個月的雨量遠比歷年多，而據天文台在過往八十多年來所錄得的雨量亦顯示今年為第二最高位<sup>14</sup>。」我們從政府的檔案中，找到一份六月十六至十八日的雨量統計，計算出這三日的降雨量分別為二百零三毫米、二百一十七點四毫米及二百三十點九毫米，三天的總雨量共六百五十一點三毫米<sup>15</sup>，由此可見該三天的雨量實屬驚人。在土壤力學方面，楊德忠博士指出，在一九七二年前，香港進行地盤平整的做法稱為「車尾傾卸填土法（End-tipping）」，即是承載泥的貨車把車後的架升起，把泥倒下直至填滿，這造法會令斜坡泥土的強度較低。故此，連日大雨令大量雨水滲入秀茂坪乙級安置區後基堤的斜坡，使斜坡土壤的強度減低，引致山泥傾瀉的慘劇。

在責任方面，一九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是港九兩地事故最後一天的聆訊，代表港

<sup>11</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p.6-7。

<sup>12</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7。

<sup>13</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8。

<sup>14</sup> 見華僑日報，29/06/1972，《天文台台長在雨災調查委員會稱 豪雨造成巨災》

<sup>15</sup> 見 DIS (1972) : Memorandum from DIS to DPW. In HKRS 70-3-90-3

九各區災民之沈澄大律師指控，政府發出證件，容許居民在秀茂坪乙級安置區定居，使居民相信那裏並沒有潛在危險；另外，雞寮居民的安全似乎未有任何部門負責，又沒有部門顧及該區的安全及保養問題；再者，沒有證據顯示秀茂坪山的建築是否合乎規格，也沒有證據顯示山坡的去水道設計是由專門技術人員監督建造的，因此設計上有可能出現了錯誤<sup>16</sup>。對此，工務局反駁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山坡上的建築及工程未有正確地建造，再加上人手有限，根本沒有可能派人長駐該區觀察，只能夠在有限的人員調配儘量做得最好<sup>17</sup>。沈澄大律師的結案陳詞是：「政府當局就是在法律上沒有責任，亦應有道德上的責任<sup>18</sup>。」這兩句說話亦總結了長達六個月的聆訊。

### 5.3 調查委員會提出的斜坡管理建議

調查委員會在呈交中期報告後四個月，即十一月向政府呈交以寶珊道為主線的最後報告。兩份報告對日後香港市民的安危有最重要的影響，就是它們向政府提出斜坡管理政策的建議。

秀茂坪乙級安置區山泥傾瀉事件，因基堤斜面滲水造成慘劇，在中期報告中調查委員會對政府提出日後興建斜坡的四項建議：

1. 審慎而徹底地檢查所有基堤的斜坡，留意其表面或矮牆的洩水孔是否有大量地下水洩出，也要經常檢查斜坡的排水系統。
2. 在斜面及一部份斜坡頂部蓋上一層不透水物質，以防止雨水從斜面及斜坡頂部滲入基堤內部。

<sup>16</sup> 見華橋日報，28/12/1972：《沈澄大律師在災調委員會總結陳詞指出 雞寮慘劇政府應負道德責任》。

<sup>17</sup> 見 Hong Kong Standard, 28/10/1972, Government hit over June Slides.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resettled squatters.

<sup>18</sup> 見華橋日報，28/12/1972：《沈澄大律師在災調委員會總結陳詞指出 雞寮慘劇政府應負道德責任》。

3. 將若干條排水管伸入基堤內，以便地下水由基堤內部流到斜坡面的排水渠。
4. 在斜坡設置有效的排水系統，以便兜截斜坡以上的地面水和地下水。<sup>19</sup>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楊德忠博士是香港土力工程專家，他指出委員會作出的技術建議：減少斜坡表面直接滲水，將斜坡基堤內的積水排出，在原則上政府和工程界到今天一直沿用；只是由於技術改良，使用的物料以至工程技術就不斷提升。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圖 44：噴漿混凝土護面，摘自《岩土指南第五冊》

圖 45：砌石護面，摘自《岩土指南第五冊》

委員會在最後報告中，綜合兩次山泥傾瀉，向政府進一步建議在土力工程管理上的改進。報告建議政府成立一個「組」(Unit)，專責處理與斜坡有關的事務，包括：一、在可能山泥傾瀉的民居附近進行地質學及地形學的研究；二、發現潛在山泥傾瀉的地點進行全面的泥土勘測；三、在潛在倒塌的斜坡進行定期的檢查，並著眼於擋土牆、斜坡保護、維修及保養排水道和河道；四、考慮並執行任何措施來改善威脅民居之危險斜坡的安全；五、詳細考慮發展商在高危地區發展時，

<sup>19</sup> 見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p.8。

提交的地基調查和建議；六、確定所有在斜坡開鑿的工程得到達致完全保護及毫無延誤的目標；七、檢查潛在倒塌斜坡的民居，如有需要作出改善建議；和八、若出現持續及劇烈的大雨，需要廿四小時不停巡查有危機的斜坡，如有需要作出即時的疏散措施<sup>20</sup>。這些工作，大致上是日後土力工程處（Geotechnical Control Office）的工作，但由一個小「組」發展至日後的「處」，卻走了四年的艱苦路。

#### 5.4 斜坡管理部門的轉變

土力工程處（Geotechnical Control Office，於一九九五年英文名稱改為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中文名稱不變）於一九七七年成立，使香港具有一個具規模的斜坡監管機構。可是，它的出現並非一件偶然的事，而是經過多次的架構重組和擴大而成的，其淵源則追溯至一九七二年的六一八雨災調查委員會。

我們在一份行政局的文件中發現，其實在一九七二年以前，政府並非完全沒有進行防止斜坡倒塌的措施。這些工作由路政處（Highways Office）負責，分為四個工作項目，在雨季來臨前：一、由區域工程師（District engineers）對主要的排洪道、陰溝、蓄水區、排水井進行檢查，確保它們的狀態良好及未被堵塞；二、巡查正在施工的私人建築地盤，提交建築物條例執行處（Building Ordinance Office），由該處向私人發展商發出預警，要他們防範漏水、山泥傾瀉及陰溝堵塞；三、委派一個總工程師，向維修承包商解釋他們的責任及遇上緊急事件時的安排；及四、派遣總工程師在颱風及緊急事情期間，帶領外勤人員執行職務。在雨季期間，有需要時重覆上述措施，並在暴雨過後加強巡視受山泥傾瀉威脅的地點

<sup>20</sup> 見 Commission of Inquiry (1972):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Rainstorm Disasters 1972, p.39。

<sup>21</sup>。

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建議政府成立一個專責單位，處理斜坡相關的事務。為了協助建築物條例執行處（Building Ordinance Office）進行更徹底、更詳細地巡查，計劃中及現存的地盤工地和地基，工務局內一個稱為土力工程組（Civil Engineering Unit）的小部門因此在一九七二年九月成立<sup>22</sup>。工務局長形容它是一個「小單位」，負責土力和山邊問題，並聯同由政府委任的國際知名顧問公司，在香港特定地區進行更詳細的土力調查<sup>23</sup>。

一九七四年，土力工程組由組（Unit）升格成為部（Division），正名為土力工程部（Civil Engineering Division），由一名總土木工程師掌管，依然隸屬建築物條例執行處。其職責為處理私人發展的土力工程問題、地盤平整、審核發展商提交的計劃，確保工程不會構成土力工程上的問題。此外，當發現潛在或現存的危險斜坡時，此部門將分析並提出解決的方案；並鼓勵私人發展商在發展項目時，聘任土力工程顧問公司處理工程項目。除了職能擴大外，部門的硬件也進一步提升，一個裝設現代尖端科技器材的土壤化驗室建成，使這個部門能夠進行更高水平的調查，協助建築物條例執行處的工作<sup>24</sup>。翌年，除了繼續以往的工作外，一個實務守則進入草擬階段，此守則將向認可人士（authorised person）及顧問工程公司人員提供地基設計、開鑿、鞏固結構及土壤調查的程序提供指引<sup>25</sup>。

<sup>21</sup> 見 Executive Council (1972) : Memorandum for Executive Council, Interim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Rainstorm Disasters dated 11/10/1972. In HKRS70-3-90-3.

<sup>22</sup> 見 Robson, J.J. (1973) : Statement to be made by the Honourable J J Robson, Director of Public Work under standing Order No.20 when tabling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1972 Rainstorm Disasters on Wednesday, 11<sup>th</sup> April 1973 dated 11/4/1973. In HKRS70-3-90 (2).

<sup>23</sup> 見 McDonald, D.W. (1974) :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3-74, p.47.

<sup>24</sup> 見 McDonald, D.W. (1975) :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4-75, pp. 46-47.

<sup>25</sup> 見 McDonald, D.W. (1976) :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5-76, p. 52.

## 5.5 一九七六年秀茂坪山泥傾瀉與土力工程處正式成立

\*版權所有

圖 46：七六年秀茂坪邨山泥傾瀉，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熱帶風暴愛倫為香港帶來持續暴雨，造成多宗山泥傾瀉，其中最嚴重的一次又在秀茂坪發生，山泥湧入觀塘秀茂坪邨第九座最低數層，肇事地點距離一九七二年雞寮慘劇的地點僅二百米。八月二十七日的報章指是次災難造成二十三人死亡<sup>26</sup>，但政府發表的數字為十八人<sup>27</sup>。由於兩宗事故的成因相同，一九七六年的山泥傾瀉初步被認定為「大雨滲入斜坡泥土所致」<sup>28</sup>。這次意外，令人質疑政府過去四年防止斜坡倒塌措施的成效，因此政府需要設立一個獨立、擁有世界著名專家的小組，與工務司署顧問工程師，共同研究及調查是次災難，以及勘察同類斜坡的安全性<sup>29</sup>。港府邀請了當時六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岩土權威，協助工務局顧問公司 Binnie & Partners 調查，六位專家分別是來自英國的尼爾教授、澳洲的李察斯博士、加拿大的穆根士頓教授、巴西的丁馬盧教授、香港大學的麥基教授及林彼得教授<sup>30</sup>。

<sup>26</sup> 見星島日報，27/8/1976：《罹難者已增至 23 人 秀茂坪續進行發掘》。

<sup>27</sup> 見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2005): When Hillsides Collapse: A Century of Landslides in Hong Kong, P.115.

<sup>28</sup> 見星島日報，29/8/1976：《調查泥災報告書在研究中 秀茂坪千餘災民 週三可重回住所》。

<sup>29</sup> 見 Knill, J.L., P.Lumb, S. Mackey, V.F.B de Mello, N.R. Morgenstern & B.G Richards(1976)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Panel on hill slopes, p.7.

<sup>30</sup> 見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2005): When Hillsides Collapse: A Century of Landslides in Hong Kong, P.131.

# \*版權所有

圖 47：七六年秀茂坪邨第九座  
最低數層被塌下的山泥淹蓋，  
摘自《山崩土淹話今昔——香  
港山泥傾瀉百年歷史》

報告指出，政府在以前防止斜坡倒塌的措施大體上是足夠。除了提出一系列的補救及長遠護土的措施外，專家們最重要的建議，是成立一個政府監管部門，總理一切斜坡勘察、設計、建築、監測及維護工作<sup>31</sup>，要成立這部門，是因為之前工務局各部門的協調過份鬆散，例如興建樓宇範圍的道路由建築設計署負責；路政署則負責設計、建造及維護公路及公路旁的擋土牆，但當樓宇建於斜坡旁邊，便沒有任何部門負責<sup>32</sup>。故此新部門的成立，能夠集中處理並協調各部門在土力工程上的工作。報告建議此部門必須有決策的權力，能夠決定一切護土牆、堆填、剷平的工作，並由合資格、富機械和地基工程經驗的岩土及土木工程師掌管<sup>33</sup>。

政府基於這份報告的建議，成立了土力工程處（Geotechnical Control Office）。它的主要工作，在於管制所有私人及政府建築發展計劃和新建土力工程有關的現存及將來斜坡。同時，負責管制和管理石礦場、實驗室試驗工作及探土工程。土力工程處下設有工程分處（Geotechnical Control Branch）負責裝置與監管將來所有斜坡所需的儀器設備，並確保官地上的斜坡及與政府土木工程有關的斜坡穩固<sup>34</sup>。

<sup>31</sup> 見 Knill, J.L., P.Lumb, S.Mackey, V.F.B de Mello, N.R. Morgenstern & B.G.Richards (1976)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Panel on hill slopes, p.23.

<sup>32</sup> 見 Knill, J.L., P.Lumb, S.Mackey, V.F.B de Mello, N.R. Morgenstern & B.G.Richards(1976)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Panel on hill slopes, p.25.

<sup>33</sup> 見 Knill, J.L., P.Lumb, S.Mackey, V.F.B de Mello, N.R. Morgenstern & B.G.Richards(1976) :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Panel on hill slopes, p.26.

<sup>34</sup> 見 PWD (1978) : Public Works Department—Organisation and Functions, p.18.

隨著土力工程處成立，政府花在防止山泥傾瀉計劃的開支遞年增加，大大減低因山泥傾瀉而死亡的人數，不禁令人質疑，若土力工程處能夠在一九七二年成立，一九七六年的慘劇可否避免。事實上，政府在一九七二年後，並非沒有採取任何措施防範慘劇再現，在兩年間，專責處理斜坡的部門由一個個小小的「組」(Unit)變成「部」(Division)，而且每年都有額外的資源及職能加諸此部門之上，可以估計當時的政府是希望循序漸進，逐步擴充部門的規模。可惜，擴充計畫未完成，慘劇又重演了。究竟政府是不願意成立土力工程處，還是它沒有能力去做呢？楊德忠博士認為這牽涉到政府的資源問題，在工務局裡成立一個「部」(Division)，已經要在此部門裡設置一位總工程師掌管，總工程師是首長級公務員，要立法局批准；而土力工程處是一個「處」(Office)，它的長官是首席政府工程師(Principal Government Engineer)，更加是副署長級，職位更高，可能有人不希望政府過分膨脹。故此工務局在設置土力工程處可能有其難處，這樣看來一九七六年的災難使社會不得不成立土力工程處，香港土力工程處的成立，其近因是一九七六年的災難促成，但是其架構及職能早在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的建議下已具雛形。因此，土力工程處設立的遠因是秀茂坪乙級徙置區及寶珊道的山泥傾瀉事故。

## 第6章：生機——香港斜坡管理新一頁

六一八雨災造成的山泥傾瀉慘劇喚起政府及市民對斜坡安全的關注。在這一章，我們會討論香港斜坡管理的獨特地方、土力工程處成立後的斜坡管理政策及從中帶來的生機。

### 6.1 香港斜坡管理的需要及困難

楊德忠博士指出，香港與其他地方的斜坡管理政策有很大分別，當中的主要原因和香港地勢陡峭、高密度發展與及氣候環境有關。

香港面積達一千一百零四平方公里，約有六百九十三萬人口，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了六千四百多人<sup>1</sup>。然而，香港多山，地勢陡峭，可供興建工商和住宅樓宇的土地只有二百二十五平方公里，另外有超過四百平方公里被劃為「受保護地區」，當中包括郊野公園、特別地區及自然保育地帶<sup>2</sup>。密集的人口及頻繁的商業活動對香港的土地造成龐大的需求。因此，香港需在山上建造大量人工斜坡以提供更多土地，滿足社會對土地的需求<sup>3</sup>。楊博士指，當興建大型發展工程和公路幹線，例如屯門公路、青嶼幹線等，便需在山上建造人工斜坡，再建擋土牆等。由於當中部分斜坡與民居非常接近，斜坡管理對市民的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此外，香港位於亞熱帶，每年都有大量雨水，平均降雨量有約二千二一百毫升。而且，香港主要集中在夏季下雨，每年五月至九月的降雨量佔了全年降雨量約八成。香港天文台的最高雨量紀錄是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錄得，當時一小時降雨

<sup>1</sup> 見香港特區政府(2008)：香港 2007，香港便覽

<sup>2</sup> 見香港特區政府(2008)：香港 2007，p.222

<sup>3</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p.1

量接近一百一十毫升<sup>4</sup>。楊博士指出，當愈來愈多雨水滲入斜坡，泥土的抗剪力（Strength）會減低，受地心吸力影響下，斜坡便會倒塌，造成山泥傾瀉。

受到陡峭山勢和大量雨水影響下，香港發生山泥傾瀉的機會遠比其他地區的為高。同時香港有不少房屋及建設與斜坡非常接近，山泥傾瀉造成的人命和經濟損失是不堪設想。楊博士指出這些情況都與其他地區不同，例如加拿大政府甚少處理斜坡，因為當地幅員廣大，斜坡多得難以處理；而且加拿大發展密度較低，只要把路建得較寬敞，務求山泥傾瀉發生時不致危及人命，便不需刻意防止斜坡倒塌。土力工程處何文耀工程師同樣指出，很少地方像香港和巴西里約熱內盧，地勢陡峭，建築物需依山而建，例如北京全都是平地，有很多地方可供興建建築物，不用好像香港般在山邊建築。故此，為確保市民大眾的安全和減低山泥傾瀉所造成的損失，有效的斜坡管理政策對香港至為重要的。

## 6.2 斜坡管理新一頁

汲取「六一八」雨災引起之嚴重山泥傾瀉的教訓後，香港政府開始關注到斜坡安全，並成立專責岩土工程的部門負責。一九七七年更升格成為土力工程處<sup>5</sup>，積極推行及設立「香港斜坡安全系統（Hong Kong Slope Safety System）」，以減低香港受山泥傾瀉困擾的風險。

香港斜坡安全系統共有七大範疇：一、提高斜坡安全的標準和賴以達至更高安全標準所需的技術水平，並改善有關的行政和規管架構；二、確保新建斜坡符合安全標準；三、鞏固不符合標準的政府斜坡；四、維修所有政府人造斜坡；五、確

<sup>4</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p.1

<sup>5</sup> 同上，p.4

保業主負責物業範圍內斜坡的安全；六、通過公眾教育、宣傳、資訊服務和發布警告，提高市民對斜坡安全的意識，並鼓勵他們作出回應；七、改善斜坡的外觀<sup>6</sup>。具體而言，土力工程處的實際工作可被劃分為斜坡管理策略、工程技術、公眾教育及警報與救援系統四方面。

### 6.2.1 斜坡管理策略

香港斜坡管理策略的精神，在於釐清斜坡的維修責任和管理誰屬。楊博士指出，香港政府把所有高於三米的人工斜坡登記在《斜坡記錄冊（Catalogue of Slopes）》內，並設立斜坡資訊系統（Slope Information System，SIS），為土力工程業界人士及公眾提供斜坡記錄冊內約五萬七千個註冊人造斜坡的資料<sup>7</sup>。這些斜坡的維修責任根據「有系統鑑辨全港斜坡維修責任計劃（Systematic Identification of Maintenance Responsibility of Slopes project，SIMAR）」釐定，約三萬九千個屬政府斜坡，其餘則屬私人斜坡<sup>8</sup>。

在大型的政府斜坡方面，自一九七六年起，土力工程處透過持續的「防止山泥傾瀉計劃（Landslip Preventive Measures Programme，LPM Programme）」，有系統地逐步鞏固建於土力工程處成立前不合標準的斜坡。楊博士指出，政府根據斜坡資訊系統的資料，先評估各斜坡的風險（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QRA），把風險量化，再以各斜坡的風險排列維修的先後次序<sup>9</sup>。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此計劃已動用約九億六千萬美元進行有關研究和工程<sup>10</sup>；我們在土木

<sup>6</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p.6

<sup>7</sup> 同上，p.10

<sup>8</sup> 同上，p.12

<sup>9</sup> 同上，p.10

<sup>10</sup> 同上，p.10

工程拓展署的網頁裡發現，截至二零零九年五月一日，此計劃所動用的資金已增至港幣一百二十五億元（約十六億一千萬美元）<sup>11</sup>。而不受防止山泥傾瀉計劃覆蓋的小型政府斜坡，則由不同政府部門負責保養<sup>12</sup>。據何先生所說，政府有七大部門負責維修斜坡，包括地政署、建築署、水務署、渠務署、路政署、房屋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他指，地政署有獨立的維修計劃，自行進行改善工程；而建築署則負責大部分政府物業的斜坡，包括學校等；水渠、渠道旁的斜坡則由渠務署負責；位於郊野公園的斜坡由漁農自然護理署負責。另外，路政署會負責公路旁的斜坡；房屋署負責公共屋邨內的斜坡；水務署則負責沿水塘及引水道的斜坡<sup>13</sup>，各部門各施其職。

## \*版權所有

圖 47：建築署人員於本校斜坡進行保養工作

## \*版權所有

圖 48：本校斜坡由建築署負責維修和保養

<sup>11</sup> 見 [http://www.cedd.gov.hk/tc/projects/landslide/land\\_lpm.htm](http://www.cedd.gov.hk/tc/projects/landslide/land_lpm.htm)，2009 年 5 月 17 日所得資料

<sup>12</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12

<sup>13</sup> 同上, p.12

## \*版權所有

財政年度

圖表2：防止山泥傾瀉計劃的開支（資料來源：土力工程處）

在私人斜坡方面，楊博士指出，土力工程處並不是執法團體，在法例上沒有任何權力。處理新建斜坡時，土力工程處會透過屋宇署進行。由於在私人建築項目開展前，發展商需向屋宇署申請，每當涉及斜坡，屋宇署便交與土力工程處取得有關岩土工程的政府內部意見，之後屋宇署會直接抄錄有關意見給發展商。由於這份文件由屋宇署發出，便具有法律效力，發展商需跟從土力工程處有關岩土工程的意見。在舊的私人斜坡管理方面，當表面證據顯示這些斜坡有存在危險，土力工程處會透過屋宇署，根據《建築物條例（Buildings Ordinance）》向私人業主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Dangerous Hillside Orders）」，要求業主勘察斜坡及按需要進行修葺<sup>14</sup>。楊博士指出，業主可對修葺令上訴，自行聘請工程師再作檢查，否則便需在特定時間內修葺妥善，如逾期未完成，政府會為業主維修，然後向業主追討工程費用。為支援業主，土力工程處於一九九九年設立的「社區諮詢服務組（Community Advisory Unit，CAU）」，除舉辦斜坡安全講座及研討會

<sup>14</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p.12

外，更為接獲《危險斜坡修葺令》的私人物業業主提供專業意見<sup>15</sup>。

土力工程處亦會參與土地規劃的過程，就土地發展提供有關斜坡安全的意見，以求減低香港受到山泥傾瀉威脅的風險<sup>16</sup>，楊博士指出，地政署批出土地時，有權把土地範圍以外的斜坡交由新業主管理，在賣地時預先公布，並列在賣地條款中。

楊博士指出，以往只有兩種專業人士參與樓宇興建：一種是認可人士(Authorized Person)，負責監管樓宇興建；另一種是註冊結構工程師(Registered Structural Engineer)，負責所有工程事項。但由於結構工程師不能兼顧太多範疇，在《二零零四年建築物（修訂）條例》通過後，這條例建立了一個岩土工程師名冊，說明建築工程的岩土部分要由註冊岩土工程師(Registered Geotechnical Engineer, RGE)專責設計及監督有關的岩土工程，並須為有關工程負上法律責任<sup>17</sup>，由此土力工程的專業資格得以確立。

### 6.2.2 工程技術

除了改善管理斜坡的策略，土力工程處亦提升有關技術配合。何先生指出，政府會透過外國大學的研究，得到新的技術，再參考他們的做法，加以改良。同時，政府設有實驗室，進行一些測試和研究。當得到新技術後，會在政府的工程採用，同時出版冊子、技術指引(Technical Note)等資料，為業界提供指引。

土力工程處於一九七九年出版《斜坡岩土工程手冊》(Geotechnical Manual for

<sup>15</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14

<sup>16</sup> 同上，pp.9-10

<sup>17</sup> 同上，p.8

Slopes)》，提供了斜坡和地盤平整的設計、建造及保養指引，標誌著政府就斜坡工程提供技術指引的開始。土力工程處其後在一九八四年更新斜坡岩土工程手冊，提供一系列的岩土指南（Geoguide）、Geospecs、技術指引，協助土力工程的專業人士工作。例如土力工程處在二零零三年出版《岩土指南第五冊》（Geoguide 5），作為保養政府斜坡的基本準則。專家亦會出版土力工程處報告，提供斜坡工程的資料<sup>18</sup>。

## \*版權所有

## \*版權所有

圖 49：《斜坡岩土工程手冊》

圖 50：《岩土指南第五冊》為保養政府斜坡的基本準則

在具體例子方面，我們可以在工程業界處理斜坡表面見到工程技術的改良。楊博士指出，在處理斜坡表面方面，政府原則上一直依照一九七二年六一八雨災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在斜坡覆蓋一層不透水的物質，以防止雨水滲入斜坡基堤，實際上因應技術改良而有不少轉變：最初的做法是直接把一種啡色物料塗於斜坡上，後來改為在斜坡噴上灰色的噴射混凝土（Shotcret）或鋪砌石塊，令斜坡表面變得不滲水，之後又發現這些物質會裂開，造成空隙，容易令雨水集中滲入一處，變得更加危險。技術改良後，現時的做法是以植被覆蓋斜坡（俗稱「噴草」），不但能防止雨水滲入泥土，更可透過植物的光合作用把泥土中的水份抽出。而且，以植被覆蓋斜坡亦有美觀的效果，並避免如混凝土般反射太陽的熱力，影響

<sup>18</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6

附近的居民。此外，楊博士更解釋，由於斜坡倒塌的關鍵是水，能夠排水便可大大減低斜坡倒塌的機會。所以，處理斜坡的其中一個方法是把水管藏在斜坡內，再伸出表面，讓水排出。另外亦會在斜坡表面設置排水系統。工人會負責掃渠、填補水渠的裂縫以防止水滲入泥土內。他又指出，現時的閉路電視更可進入水渠，檢查水渠有否阻塞、斷裂，確保水渠能有效地把泥土內的水排出。此外，土力工程處在二零零二年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研發「流動勘測（Mobile mapping）應用系統」，提高工程的質素，並把所得的資料收集在斜坡資訊系統內<sup>19</sup>。楊德忠博士指出，土力工程處亦使用即時監控（Real-time Monitoring）的設備，把重物安裝在斜坡內，當發生山泥傾瀉令重物移動時，當局便可立即透過人造衛星得知。凡此種種，足見香港在土力工程技術上發展千里。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圖 51：擋土牆上出現裂縫，  
摘自《岩土指南第五冊》

圖 52：以植被覆蓋的斜坡，  
摘自《岩土指南第五冊》

<sup>19</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p.9

### 6.2.3 公眾教育

除了土力工程處處理斜坡的工作，市民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自一九九二年開始，土力工程處在政府新聞處的協助下，展開一系列公眾教育運動，讓廣大市民了解監管和保養對斜坡安全的重要，並讓私人業主認識其維修斜坡的責任<sup>20</sup>。為方便教導一般市民如何維修斜坡及擋土牆，特別是樓宇業主、業主協會及物業管理人員，土力工程處在一九九五年出版《斜坡維修簡易指南（Layman's Guide to Slope Maintenance）》<sup>21</sup>。楊德忠博士指，該指南特別以簡易的字眼撰寫，方便非修讀工程的人士明白，而且備有中、英文版本。

\*版權所有

\*版權所有

圖 53：《斜坡維修簡易指南》  
以簡單的字眼撰寫

圖 54：土力工程處出版的小冊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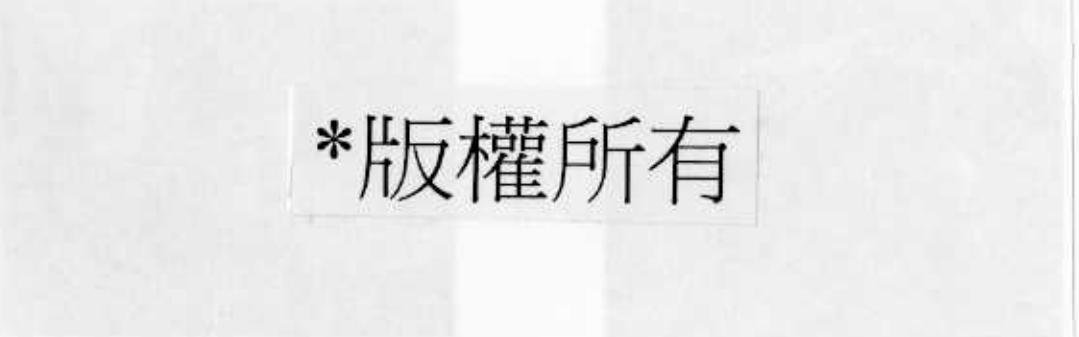
自一九九六年起，政府為斜坡安全推行持續的公眾教育運動，包括製作有關的教材在中學的地理科講解<sup>22</sup>。楊博士指出，政府亦會設立網站遊戲，供小童從玩耍中學習斜坡安全的常識。土力工程處亦會在電視播放宣傳片（Announcements of public interest, APIs）。根據何先生提供給我們的土力工程處電視宣傳片，土

<sup>20</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14

<sup>21</sup> 同上

<sup>22</sup> 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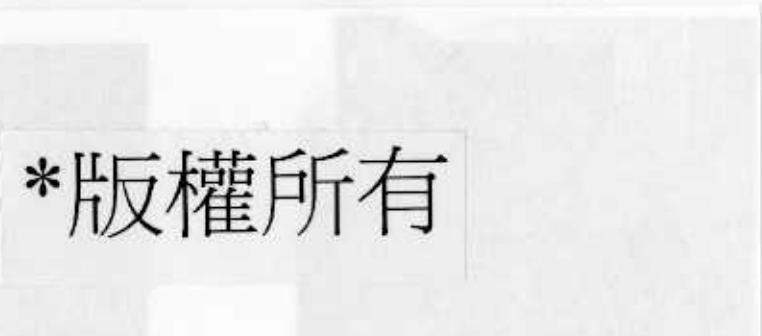
力工程處從一九九五年至今，共拍攝了九段宣傳片。這些宣傳片圍繞四個主題：其中五段是提醒市民留意山泥傾瀉警報、兩段是提醒業主定期維修斜坡，而關於在斜坡非法耕種及非法傾倒建築廢料會導致山泥傾瀉的則各有一段。另外，何先生指出，政府亦會透過電台播放宣傳聲帶和印製小冊子，提醒公眾有關斜坡安全的訊息。



\*版權所有

圖 55：二零零零年提醒市民留意山泥傾瀉警報的電視宣傳片

圖 56：二零零一年提醒業主定期維修斜坡的電視宣傳片



\*版權所有

圖 57：二零零零年關於在斜坡非法耕種會導致山泥傾瀉的電視宣傳片

圖 58：二零零九年關於在斜坡非法傾倒建築廢料會導致山泥傾瀉的電視宣傳片

#### 6.2.4 警報與救援系統

楊德忠博士指出，雖然政府每年都花費數以十億元處理斜坡，但仍不能完全防止山泥傾瀉。因此，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緊急措施及警報系統，以應付這些天然災害。

香港天文台在一九八三年把警報系統分為雷暴、水浸和山泥傾瀉，並於一九九二年設立暴雨警報。土力工程處根據他們和香港天文台共一百一十台自動雨量計，獲得即時的雨量數據，在適當時候透過傳媒發出山泥傾瀉警報<sup>23</sup>。楊博士指，山泥傾瀉警報有助政府在雨量過大時，立即疏散住在寮屋區、潛建木屋區的居民，並決定社會福利署何時需協助他們。

此外，楊博士指出，每逢下雨，土力工程處都有人員二十四小時當值，另有部份工程師以手提電話候命，當山泥傾瀉發生時，警車便會到他們的住所接送他們到現場視察斜坡。根據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網頁，楊博士所指的是土力工程處的緊急事故控制中心：該中心為政府各部門提供二十四小時岩土工程支援，協助他們處理山泥傾瀉事故，每當天文台發出山泥傾瀉警報或八號熱帶氣旋警告時，土力工程處的緊急事故控制中心便會即時運作<sup>24</sup>。

土力工程處於二零零二年設立「滑坡指數（Landslide Potential Index）」，根據暴雨可引發山泥傾瀉的能力來量度暴雨的強度，讓公眾得知暴雨的強度，並引起他們對山泥傾瀉的注意<sup>25</sup>。

在救援方面，一旦發生山泥傾瀉，政府會提供緊急服務，包括即時救援及復修。其中在即時救援方面，土力工程處會負責就緊急救援措施，例如疏散住戶、封閉危險範圍、封路等，及就斜坡的潛在危機提供意見；警務處及消防處則負責拯救工作<sup>26</sup>。

<sup>23</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pp.14-15

<sup>24</sup> 見 [http://www.cedd.gov.hk/tc/about/organisation/org\\_geo\\_med.htm](http://www.cedd.gov.hk/tc/about/organisation/org_geo_med.htm) · 2009 年 5 月 17 日所得資料

<sup>25</sup> 見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p.15

<sup>26</sup> 同上 , pp.14-15

### 6.3 香港斜坡管理的成就

土力工程處於一九七七年成立後，逐步實施各項斜坡管理政策，嘗試減低山泥傾瀉的發生及嚴重性，確保公眾安全。

據楊博士所說，在七十年代，人們對土壤力學的認識比現時少很多，當時根本欠缺有關斜坡和山泥傾瀉的知識。而且，在香港管理斜坡的需要和所面對的困難，在世界上幾乎是獨有的。他指出，雖然在土力工程處成立後，香港仍然曾經發生數宗較嚴重的山泥傾瀉，但死傷人數大大減少。根據何先生提供給我們由一九四九年至今每年因山泥傾瀉而死亡的人數，我們計算出每年因山泥傾瀉死亡的平均人數由土力工程處成立前的十五人大幅下降至成立後不足兩人。近年工程界更流傳一個笑話，說香港因為興建及維修斜坡而死亡的工人人數，比因山泥傾瀉而造成的死亡人數更多。能夠在短短數十年間，單憑香港自行研究處理斜坡的措施，有效地令社會受到山泥傾瀉的風險和因此造成的損失大減，實在得來不易。

\*版權所有

圖表3：因山泥傾瀉而導致死亡的人數（資料來源：土力工程處）

更令人鼓舞的是，香港處理斜坡的措施和成效，在世界上公認是一流的。當我們在香港大學與楊德忠博士進行訪問前，我們遇到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系主任關國雄教授，他指香港處理斜坡的技術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另外，楊德忠博士在訪問中指出，整個亞洲區都很仰慕香港處理斜坡的做法，連現任台灣總統馬英九，未任總統前也曾計劃專程來港考察香港處理斜坡的方法，但可惜因簽證問題而告吹。此外，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南韓在颱風吹襲後發生多宗山泥傾瀉，當地的文化廣播公司更特別派員訪港參觀土力工程處，並訪問土力工程處處長，製作了一個關於斜坡安全的新聞特輯<sup>27</sup>。楊德忠博士在二零零五年亦獲南韓的土力工程師邀請，出席在首爾舉行的年度研討會，與當地土力工程師分享香港的斜坡管理政策。從此可見，香港斜坡管理在世界上所獲的美譽。

一九七二年的六一八雨災，在秀茂坪和寶珊道分別造成七十一人和六十七人死亡，香港政府開始推行斜坡管理的工作，並在一九七七年正式成立土力工程處專責有關工作。在短短三十多年間，我們從對斜坡和山泥傾瀉一無所知，到掌握斜坡管理的技術，有效減低斜坡倒塌的風險和所造成的損失，達到蜚聲國際的成就。六一八雨災雞寮山泥傾瀉事件帶來的危難，除了喚起了市民對災民的同情，慷慨捐輸；更引起政府對斜坡安全的關注，土力工程處和香港斜坡安全系統的建立，為居住在無數斜坡下的市民帶來無限生機。

<sup>27</sup> 見土木工程拓展署(2007)：斜坡安全三十載，p.33

## 參考文獻

### 原始資料

#### 甲 · 政府檔案

1. DIS (1972): Memorandum from DIS to DPW. In HKRS 70-3-90-3.
2. Executive Council (1972): Memorandum for Executive Council, Interim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Rainstorm Disasters dated 11/10/1972. In HKRS70-3-90-3.
3. G.I.S. (1972a): Press Release "Health Precautions Following Thunderstorm" dated 22/6/1972. In HKRS 70-3-90-1.
4. G.I.S. (1972b): Press release, untitled, dated 28/6/1972. In HKRS 70-3-90-1.
5. G.I.S. (1972c): Press Release "Squatters Given Accommodation" dated 23/6/1972. In HKRS 70-3-90-1.
6. Heppell, T.S. (1972): Situation report by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dated 22/6/1972. In HKRS 934-12-114.
7. Hong Kong Commercial Broadcasting Co (1972): Press Release dated 28/7/1972. In HKRS70/3/90/3.
8. Kwan, James K.C. (1972a):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0/6/1972 at the Sau Mau Ping Landslide Disaster. In HKRS 934-12-114.
9. Kwan, James K.C. (1972b):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2/6/1972 on the Sau Mau Ping Landslide Disaster dated 23/6/1972. In HKRS 934-12-114.
10. Li, F.K. (1972): Memorandum from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to Director of Urban Service dated 24/6/1972. In HKRS 70-3-90-3.
11. Li, F.K. (1973): Speech by the Hon. F.K. Li, J.P.,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a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eting on 1st August 1973, undated. In HKRS 70-6-622-1.
12. Li, Iu-lam(1972): Memorandum from Director of Social welfare to Direstor of Medical & Health Services: Diets for Emergency Relief Feeding and Day Rations dated 13/9/1972. In HKRS 748-1156.
13. MacLehose, C.M. (1972a):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Govern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dated 23/6/1972. In HKRS 934-12-114.
14. MacLehose, C.M. (1972b): Telegram from Hong Kong Governor to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Affairs dated 30/6/1972. In HKRS 934-12-114.
15. Robson, J.J. (1973): Statement to be made by the Honourable J J Robson, Director of Public Work under standing Order NO.20 when tabling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Enquiry into the 1972 Rainstorm Disasters on Wednesday, 11<sup>th</sup> April 1973 dated 11/4/1973. In HKRS70-3-90(2).
16. So, Jack C.K. (1972a): Memorandum from Kwun Tong City District Officer to Defence Secretary dated 19/6/1972. In HKRS-934-12-114.
17. So, Jack C.K. (1972b): The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5/6/1972 on the Sau Mau Ping Licensed Area Landslide Disaster dated 26/6/1972. In HKRS 934-12-114.

18. So, Jack C.K. (1972c): The Situation Report as at 28/6/1972 on the Sau Mau Ping Licensed Area Landslide Disaster dated 29/6/1972. In HKRS 934-12-114.
19. So, James Y.C. (1972): Situation Report on Items of Special Current Interest dated 21/6/1972. In HKRS 934-12-114.
20. Sze, Micheal C.C. (1972): Memorandum from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to Deputy Colonial Secretary, Disastrous Relief dated 16/6/1972. In HKRS 7481156.
21. Unknown author (1972): Press Review on Rainstorm Disasters. In HKRS1202-1-8.
22. Unknown author (1973): Finance Statement in June 1972 Rainstorm Disaster. In HKRS70/6/622/1.
23. Tsang, Donald (1974): Memorandum from Colonial Secretariat to Principal Government Architect dated 18/12/1974. In HKRS337/4341.
24. Tse, R.(1972): Memorandum from Senior Medical Social Worker to Director of Medical & Health Services, Hospital Charges for Victims of natural Disasters dated 27/6/1972. In HKRS-748-1154.

## 乙 · 政府報告及年報

1. Barty, DC (1966): 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Commissioner for Resettlement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65-6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2. Commission of Inquiry (1972): 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into the Rainstorm Disasters 1972.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3. Knill, J.L., P.Lumb, S.Mackey, V.F.B de Mello, N.R. Morgenstern & B.G.Richards(1976):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Review Panel on hill slopes.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4. McDonald, D.W.(1974):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3-74.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5. McDonald, D.W.(1975):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4-75.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6. McDonald, D.W.(1976):Hong Kong Annual Departmental Report by the Director of Public Works for the Financial Year 1975-76.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7. PWD(1978):Public Works Department – Organisation and Functions. Hong Kong.
8. Rainstorm Disaster(1972):Final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of Inquir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9. 黎保德(1972)：徙置事務處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財政年度年報。香港。政府印務處。
10. 香港政府印務局(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處。
11. 雨災調查委員會(1972)：一九七二年雨災調查委員會中期報告書。香港。政府印務處。
12. 香港特區政府(2008)：香港 2007。香港。政府印務處。
13. 土木工程拓展署(2007)：斜坡安全三十載。香港。政府印務處。

#### 丙 · 報刊

##### 星島日報

- 17/06/1972，《車輛行不得也，下水道不濟，空地變水塘》
- 17/06/1972，《狂風雷雨下橫掃新界 瓜菜農作損失慘重》
- 17/06/1972，《上半段路軌受損 山頂纜車停開》
- 17/06/1972，《暴天下洪湧山崩 四人慘死四失蹤》
- 17/06/1972，《筲灣兩處峭壁塌石 壓斃兩鐵匠一男童》
- 17/06/1972，《柴灣·慘災 山洪如河似瀑布 溺死一女兩男》
- 18/06/1972，《雨中翻車五人受傷 火車停開巴士改道》
- 18/06/1972，《暴雨下荃灣大河突泛濫 荃灣市區大部分被淹 數百村民被困獲救》
- 19/06/1972，《霪雨成災農村飽受摧殘 新界主幹公路寸斷》
- 19/06/1972，《地線不堪浸淹 電話失靈逾二萬具》
- 19/06/1972，《泥葬寮屋·觸目傷心 一家六口·相擁墮死 八十多人·下落不明》
- 19/06/1972，《港督訓令盡力拯災救難 緊急措施應變》。
- 19/06/1972，《死難者俱來不及呼吸觀塘山泥恍如瀑布 瞬息淹沒八十木屋》。
- 19/06/1972，《山崩、樓塌、呼救聲震半山 兩層花園洋房飛墮 撃倒 12 層旭和大廈》。
- 19/06/1972，《連環慘劇 災外生災 泥濘沖倒貨車 著火燒死三人》
- 20/06/1972，《各界急賑雨災》
- 20/06/1972，《聯辦急賑活動 代收各界籌款》
- 20/06/1972，《賑災起熱潮 港九社團單位分別響應捐輸》
- 20/06/1972，《善團義不後人 三院捐十六萬》
- 20/06/1972，《更能消幾番風雨？哀鴻亟予安置》
- 20/06/1972，《社會救濟基金撥二百萬》
- 20/06/1972，《星系特援金 先撥二萬元》
- 21/06/1972，《港九雨災舉世震驚 英日教廷分致電慰問》
- 21/06/1972，《兩災場共掘出 90 尸尚有百六十人失蹤 港府組委員會調查慘案因》
- 21/06/1972，《善後工作全速展開 觀塘災民先獲徙置》
- 21/06/1972，《社團全力救災 小販義賣》
- 21/06/1972，《日本政府捐一萬美元》

- 21/06/1972，《籌賑十萬火急》  
21/06/1972，《三軍副司令親臨打氣 英軍通宵挖掘觀塘災場》  
22/06/1972，《教友協力賑災》  
22/06/1972，《台救總捐五十萬》  
22/06/1972，《台救總賑港災 再撥二百萬》  
22/06/1972，《為保死者全屍 觀塘安置區 發掘進度慢》  
23/06/1972，《賑災籃協場面動人 筹得善款逾萬》  
23/06/1972，《製片家羅拔杜夫曼 義映的電影「紅顏孽債」》  
23/06/1972，《觀塘小巴義載》  
23/06/1972，《沙頭角小巴義載》  
23/06/1972，《本報舉辦雨災問題座談會 專家提出結論》  
23/06/1972，《救濟雨災賑款 今起全面發放》  
23/06/1972，《雨災場放棄拯救 不能再保全屍》  
24/06/1972，《義演義賣義唱 人人出錢出力》  
25/06/1972，《觀塘泥災處 再掘出一屍》  
27/06/1972，《利舞台義演粵劇》  
27/06/1972，《六千人獲新居》  
27/06/1972，《觀塘災場四隣 接受防疫注射》  
28/06/1972，《半山「災民」三千 搬進大酒店》  
30/06/1972，《博愛醫院總理員工 集捐三萬餘賑災》  
30/06/1972，《圓玄學院眾道侶 發起超渡雨災亡魂》  
30/06/1972，《中共賑濟港災民 捐人民幣二百萬》  
30/06/1972，《安置一萬六千災民 多人入住政府廉屋》  
04/07/1972，《英國政府捐二萬鎊》  
04/07/1972，《瑞士僑民捐萬餘元》  
05/07/1972，《長期協助受災家庭 設立康復基》  
05/07/1972，《雨後險境迭現 徒置逾二萬人》  
06/07/1972，《整幅山坭下瀉多人坭漿中掙扎 六人述慘情雨災調查會今續訊》  
06/07/1972，《法會超薦亡魂》  
06/07/1972，《安置區慘劇証人續作供 塌坭前居民曾報警 輕微崩瀉未被處理》  
08/07/1972，《雨災航機失事罹難者 佛教聯會馬場超幽》  
08/07/1972，《港九地區六一八雨災超薦委員會》  
08/07/1972，《誰無赤子心？四百囚徒亦捐輸》  
16/07/1972，《山崩泥似瀑 冒險救多人》  
12/07/1972，《天主教信徒 捐款逾廿六萬元》  
19/07/1972，《讀者賑災捐款 超過一百七十五萬》  
27/08/1972，《罹難者已增至 23 人 秀茂坪續進行發掘》  
29/08/1972，《調查坭災報告書在研究中 秀茂坪千餘災民 週三可重回住所》

### 星島晚報

- 22/06/1972，《雞寮災區繼續發掘 為保全屍小心行事 臭氣薰天空氣染污》  
23/06/1972，《雞寮英軍午後撤退 發掘工作交工務局 未清理泥土仍有三分一》

### 華橋日報

- 26/06/1972，《無線義演籌得七百餘萬》  
29/06/1972，《天文台台長在雨災調查委員會稱 豪雨造成巨災》  
23/07/1972，《港台昨晚實地轉播 雨災超薦法會啟壇大典》  
02/08/1972，《萬八千餘災民獲救濟金 共七百七十萬》  
28/12/1972，《沈澄大律師在災調委員會總結陳詞指出 雞寮慘劇政府應負道德責任》

### 華僑晚報

- 06/07/1972，《雨災調查委員會昨續聆訊 目擊者述慘狀》  
06/07/1972，《這簡直是「安葬區」——雞寮安置區大慘劇目擊者》

### 新晚報

- 19/06/1972，《雞寮塌泥慘劇原因何在？》

### 成報

- 19/06/1972，《觀塘安置區塌山泥 三百餘人慘遭生葬》  
19/06/1972，《運火水貨車被沖倒後 雨中出現火海》

### 文匯報

- 21/06/1972，《連場暴雨原因何在？天文台科學官談香港天氣》

### 大公報

- 21/06/1972，《中總配合各界進行救濟工作》  
26/06/1972，《兩個電視台共籌得八百多萬元》

### 工商日報

- 30/07/1972，《六一八雨災安置區 市局將建紀念公園》

### 頭條日報

- 20/05/2009，《菲律賓山泥傾瀉釀成二十六死十九傷》

### SCMP

- 20/06/1972, Rains Seriously Damage Crops.  
20/06/1972, Relief for victims.  
20/06/1972, Tourist collection.  
20/06/1972, A disastrous landslide calls it chessmate.  
21/06/1972, Mr. Chan made it sound so easy.  
21/06/1972, Relief For Victims Many offers of cash and kind pouring in.

Hong Kong Standard

28/10/1972, Government hit over June Slides.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resettled squatters.

China Mail

23/06/1972, Drive nets \$1m for flood victims.

The Star

23/06/1972, Agnes Sings For \$1 Million.

#### 丁 · 訪問

1. 訪問陳訓明中醫師（日期：25/04/2009）訪問紀錄見附錄 1
2. 訪問劉定安議員（日期：25/04/2009）訪問紀錄見附錄 2
3. 訪問善信施婆婆（日期：25/04/2009）訪問紀錄見附錄 3
4. 訪問楊德忠博士（日期：04/05/2009）訪問紀錄見附錄 4
5. 訪問盧毓秀先生（日期：05/05/2009）訪問紀錄見附錄 5
6. 訪問廟祝陳先生（日期：13/05/2009）訪問紀錄見附錄 6
7. 訪問何文耀工程師（日期：18/05/2009）訪問紀錄見附錄 7

#### 二手資料

英文文獻：

1. Civil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2005):When Hillsides Collapse. A Century of Landslide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2. Smart, Alan(2006):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3. Yeung, Albert T. (2005). "Slope Disaster Prevention in Hong Ko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roc., 2005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Joint Conference of the Korean Geotechnical Society and Korea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Engineers in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eoul, 2005, II-1-II-21.

中文文獻：

1. 觀塘區街坊福利會(1972)：觀塘近貌。香港。
2. 觀塘區街坊福利會(1975)：觀塘近貌。香港。
3. 何佩然(2003)：風雲可測 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香港：香港天文台。
4. 吳昊(2003)：香港電視史話(I)。香港：次文化堂。

**網址**

1. [http://www.cedd.gov.hk/tc/projects/landslide/land\\_lpm.htm](http://www.cedd.gov.hk/tc/projects/landslide/land_lpm.htm)，2009年5月17日所得資料。
2. [http://www.cedd.gov.hk/tc/about/organisation/org\\_geo\\_med.htm](http://www.cedd.gov.hk/tc/about/organisation/org_geo_med.htm)，2009年5月17日所得資料。
3. <http://www.legco.gov.hk/yr97-98/chinese/fc/fc/papers/fc090185.htm>，2009年5月17日所得資料。

陳訓明中醫師訪問記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時間：上午十一時正

地點：觀塘陳訓明中醫師醫館

陳訓明中醫師為觀塘居民，亦在該區居住超過四十年，六一八雨災事發時居住在雞寮對面的觀塘新區第七座，不但親眼目睹雞寮山泥傾瀉的情況，更親身加入救災工作，他的口述歷史價值珍貴。

學生：陳醫師你是否在香港出生及一直住在香港？

陳醫師：我是在大陸出生的，十來歲時才來港，在翠屏邨住了四十多年了，現年六十九歲了。六一八的時候我三十二歲。

學生：醫師當時是在雞寮居住還是在附近居住？

陳醫師：我住在七層（徙置）大廈的，現時的寶珮苑，當時屬於七、八、九座的地方，叫作觀塘新區，以前的名稱並非翠屏邨，是由房屋署管轄的，初初叫徙置區，後面是觀塘新區。六一八那處好像是木屋區來的，就在我的對面，即是現在的公園、地藏王（廟）的位置，旁邊就是一些停車場、洗車場等，而木屋區下面還有很多木屋區，我就是住在七座，即現時的寶珮苑。

學生：當時是否已經連下幾天雨？

陳醫師：都已經下了很長的雨了，當時是星期日，下了很大的雨，尤其是當時早上秀茂坪上面的山坡那裡，有水沖下來，沖至現時的瑪利諾學校位置，即當時第十座斜坡的位置，那些水積著排不去，造成水浸。

學生：你是否親眼看著山泥塌下來？

陳醫師：當時我和幾個街坊在那裡通沙井，突然聽見「哄哄」聲，我親眼看著山泥滑下，連叫也叫不及，當時我們幾個並沒有離開，通沙井的過程做不成了，我們就叫些街坊出來幫手救人，當時有幾部旅遊巴停在第七座馬路邊。當那些山泥塌下來時那些木屋被完全覆蓋了，都給壓得不清不楚了，我們就在外面救人，救不了的都沒有辦法。當時山泥及木屋滑下，猶如打雷閃電，剎那非常震撼，但又不能害怕，山泥來到第七座對面馬路，有人哭哭啼啼，但就算聽到裡面有人哭還是救不了的，在旁邊受了傷的人就救得到，因為我們又沒有任何工具，已盡量救外頭的人了。記得當時有一輛火水車停在馬路邊，山泥塌下來時差點兒爆炸，幸好有一個英勇的茶樓伙計，用濕了的麻包袋撲滅那些火。當時的人都非常英勇熱心。

學生：即是當時你有幫手救人？

陳醫師：當時過了一個多小時消防才到來，差不多一時至一時四十五分鐘才有政府的人叫我們離開，當時我們已救了不少人出來，受傷及壓死

的人都有，死了的人我們就抬到馬路邊，即騎樓底；而受傷的，我們踢破旅遊巴的門，讓他們上去避雨，並為他們紮紗布、止血，盡量做我們能做的。其他街坊看見我們這麼勤力，便拿出一些衣服、滾水給傷者。記得當時政府報稱死了三十多人，但我認為數目不只於此。

學生：你認為這個數目是報少了嗎？

陳醫師：對，應該是報少了。因為當時在那處食鴉片的人都死了二十七個，那何只三十多人呢？而且當時正是星期日，既下大雨，又是午飯時間，人們都不能出街，所以有很多人都留在家中。

學生：當政府救災人員到來後，你們還有繼續幫手救援嗎？

陳醫師：他們叫我們不要再救，叫我們離開。

學生：記不記得當時有甚麼政府人員幫手救援？

陳醫師：初初是消防員，後期是警察。之後還有一段故，就是這裡山泥塌了，而後面還有一個木屋區未有倒塌，我當時就跟沙展說：這裡已經死了很多，而後面還有一個環境相若的山邊木屋區，你可否將他們徙置到（社區）服務中心呢？那些木屋就是在後面轉彎那間學校對落的山坡、公園仔的位置，於是沙展就聯絡工務局人員，起初他們認為該處是石山，因此沒有危險，但又我跟他們說：你怎麼保證它不會塌？後來他們將那群幸好未被波及的災民暫時安置到服務中心。幸好那木屋區最後並沒有倒塌，他們後來搬到秀茂坪第二十七座，不過現在已經拆卸了。塌下了的災場光是清理也清理了超過兩個星期。後期英軍加入救援，民安隊及英軍亦很擠擁。

學生：你認為是次救災的速度夠快嗎？

陳醫師：當然夠快，政府做事你知道的。早上死了很多又不敢搬出來，要晚上才可以搬那些死屍出來，因為沒有人看到。當年政府說目擊者可上庭作證，但我不會去做。因為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任，可做的我也已經做到了。

學生：你認為政府那次救災做得好嗎？

陳醫師：不能說好還是不好的，早上不准別人圍觀，馬路都封了，到了晚上英軍便開始挖掘。

學生：他們是以機器還是由人手挖掘？

陳醫師：災場外圍是以人手挖掘的，但後面的山泥堆積得太利害，要以機器挖掘。

學生：知不知道災民後來搬到哪裡？

陳醫師：應該是秀茂坪新區，當時有三十多座，全都是房屋署的公屋（應該是徙置事務處）。都已經三十多年了，他們的移動性很大，光是本區都已經重建了。

學生：當時政府是否幫助災民安置？

- 陳醫師：當時應該是屬於徙置方式，登記入住政府樓，就類似現在排公屋般。
- 學生：有沒有聽過山泥傾瀉的原因？
- 陳醫師：這個是事後才知道的，聽說是下面的大坑，當時那條坑正正是落在山泥傾瀉位置，蓋住了山泥，而這條渠破裂了，雨水便把山泥沖下山，才會造成這次大災難。本來那是一條明渠把水排出海，但後來就改成暗渠了。應該就是這條排水坑沖爆了，才引致山泥傾瀉，當時街坊就是這樣說的。
- 學生：香港市民在當時是否有很多籌款活動？
- 陳醫師：是啊，當時旭龢道又有山泥傾瀉，但最嚴重還是這裡翠屏道的山泥傾瀉。所以現在為了紀念它就有六一八公園這個位置，雖然是象徵式，但總好過讓別人忘記它。現在我們街坊每年的盂蘭節都會燒衣為他們超渡，這是一個觀念，是潮州的習俗，是對於神及先人的一種敬重。當時光是打齋超渡的工作都持續了一個月，這些打齋是由居民自發的，當時居民有錢便捐一些出來作法事。
- 學生：知不知道災民有沒有獲政府派發物質及救濟金等以幫助他們日後的生活？
- 陳醫師：不知道。我當時只是盡自己責任去幫忙。
- 學生：多謝你接受訪問。

劉定安議員訪問紀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時間：中午十二時二十五分

地點：觀塘地藏王廟

---

劉定安議員為觀塘區區議員，於觀塘居住超過四十年，六一八雨災事發時正是居住在雞寮附近，其後服務於觀塘區區議會，對觀塘區的一事一物有深入的認識。

學生：劉議員，你是否在香港出世，又是否一直在觀塘居住？

劉議員：我在香港出世，在一九六幾年才搬到觀塘這裡附近居住，住在現時的曉麗苑（當時的秀茂坪徙置區），是八層的徙置大廈，之前在深水埗居住，也曾在木屋區居住。

學生：為何這裡稱為「雞寮」？

劉議員：觀塘較南面的地方是填海得來的，在五、六十年代，這裡仍屬於郊區，有一條山坑，有水，居民便在這裡耕種，有很多西洋菜地，其中的確有人在此養雞，「雞寮」之名便因此而來。

學生：為何一九七二年雞寮會有山泥傾瀉？

劉議員：要先講講這些木屋的背景。由於香港有很多外來移民，在四、五十年代，很多從鄉下、飢荒地方的人來港，當中很多是海陸豐、潮州等粵東地區的人。由於缺乏房屋，他們便在山邊搭建木屋。而秀茂坪以前是山，山腳便是翠屏，有些西洋菜地。約一九五幾年，這些農田便逐漸減少，約六二年興建徙置區，木屋亦陸逐出現。當開山興建公屋時便造成一個以沙泥堆成的斜坡，這個斜坡並非天然的。你們可找找一些以前的相片，以前這個斜坡是光禿禿的，只有一些草皮，下面便有些搭建的木屋（應是政府設立的秀茂坪乙級安置區）。一九七二年山泥傾瀉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政府欠缺斜坡維修政策，這些堆砌的斜坡很鬆散，當年六一八時十分大雨，雨由半夜一直下至翌日，當時大約上午十一時至十二時，便發生「滑坡」，即是雨水滲入泥層、沙石，把上層的泥積起，結果倒塌時有如滑梯般一整幅滑下來。這不是自然的山泥傾瀉，而是建築這人工斜坡時沒有好好處理所造成的。現時寶佩苑當時仍是七層大廈（即當時的觀塘徙置區），滑下（的山泥）一直流到現時翠屏道的對面，山邊的木屋幾乎完全被泥土覆蓋。

學生：當時雞寮山泥傾瀉的情況是如何呢？

劉議員：當時山泥傾瀉的情況至今仍是有跡可尋的，一會兒可以和你們去看哪一部分斜坡如何倒下來。當時這個神（地藏王）便是放在榕樹頭旁邊，但山泥傾瀉時，很有趣地山泥沒有碰到神像。而木屋內有很多不同情況，當時入面其實有個白粉竇，即是吸食鴉片煙的煙格，

滑坡時除了掩埋居民外還有一些煙格。自從這事件後，香港政府便有斜坡政策，成立了土木工程拓展署。

學生：當時救災的情況又是如何呢？

劉議員：最早到達現場的是街坊，之後到達的並不是政府的消防、警察，而是一個制服團體，即現時的民安隊。因為有部分住在這裡的居民是民安隊，事發後便立即召集隊員到來救援。當時觀塘有數間戲院如銀都等等，由於此事十分震撼，電影院都立即打出字幕，說翠屏有山泥傾瀉，活埋多人，有些正看中午場的人連戲都不看，立即出來。

學生：當時政府如果協助這些災民呢？

劉議員：當時政府的協助一定不及今天了。那時政府的社會福利署主要是派飯。現時翠屏的社區中心後面仍有兩間房，當時是用作煮大鑊飯，除了因山泥傾瀉外，平日火災等意外發生時都會在那裡煮飯處理災民。他們把椰菜等隨便煮熟後便拿過來作為災民的膳食。他們買一張蓆便住在「騎樓」底下。

學生：這個社區中心的廚房現在仍有否服務？

劉議員：現在沒有服務了。那些物件可以仍在那裡，但並沒有公開。因翠屏道的社區中心前身是社會福利署的大樓，現在則交給民政署，有很長的歷史。

學生：除了派飯外，政府有沒有為他們提供金錢上的支助？

劉議員：都未必有，即使有都可能只有數百元讓災民應急。

學生：還有沒有其他呢？

劉議員：香港有些賑災活動，最出名的是新馬仔在電視節目籌款。因為這事件十分轟動，聯合國、中國內地等亦有賑災撥款。之後政府初步安置災民，後來則讓他們搬到翠屏的徙置區、公屋的七層大廈。

學生：即是事發後災民便很快獲安置？

劉議員：當然有些過渡期，房屋署要登記、記錄人口，有些人要在街上或公屋樓下睡覺，等候安置（其實災民分別住在幾個社區中心）。這些災民多數都是住在較旁邊木屋的居民，中間被活埋的都救不到。另外由於一時沒有足夠的房屋，獲不到房屋的災民，政府則暫時劃一幅小小的地，用繩圍著，讓剩餘的災民搭建木屋暫住。現時摩士公園的前身便是一個平地讓他們搭建臨時房屋。

學生：這做法維持了多久？

劉議員：應該直到約八十年代，香港在一九八二年有最後一次的寮屋登記。

學生：即他們都居住了數年？

劉議員：對，直至他們獲安排上樓。

學生：劉議員有否認識這些住在木屋而後來獲政府安置的居民呢？

劉議員：現在很難找到他們了。一來，他們已各散東西；二來，他們亦不願再提此事。你們都不需要追查他們，而且亦有私隱條例，我可以告

訴你，我認識那個煙格的後人，但我不可以告訴你們，某人的父親那時是經營煙格的。

學生：除了政府外，街坊或民間組織又有否幫助災民呢？

劉議員：有。現時觀塘有觀塘民聯會，前身名為「觀塘民眾聯誼會」。當時的街坊在一九七二年看到這些事件，和之後鯉魚門三家村的水災後，便發起「一元運動」，即向每人募捐一元。這之後引申成觀塘民眾聯誼會，於一九七四年成立。觀塘街坊的特色便是大家都會互相幫忙。

學生：多謝劉議員接受訪問。

施婆婆訪問紀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時間：中午十時二十五分

地點：觀塘地藏王廟

施婆婆為觀塘區居民，於觀塘居住超過四十年，六一八雨災事發時正是居住在雞寮附近，其後經常在觀塘地藏王廟參拜，對觀塘區的街坊事務有深入的認識。

學生：以前人們寫信到那裡（雞寮）是用甚麼名字稱呼？

施婆婆：好多人寫雞寮，但都應該是叫翠屏邨（官方稱為觀塘徙置區）。

學生：婆婆你們當時是住七層大廈嗎？

施婆婆：七層大廈。。

學生：那麼當時的住木屋的災民被徙置到哪裡呢？

施婆婆：由政府派位。

學生：當時報紙所提及第一台的木屋被山泥壓毀，但第二、三台的木屋則未受波及。那麼他們被搬到哪兒去呢？

施婆婆：我都不知道呀，都是由政府派位。

學生：當時事發時，你有目睹嗎？

施婆婆：我沒有看到，我是住在遠離災場的第十八座。

學生：那麼你知道當時的情況如何嗎？

施婆婆：當時好像是收買人命似的，不停地下雨，當日是星期日。天色十分黑，但之後突然間變成黃色，雨一直落下來。當時我們都在飲鹹茶（一種鶴佬小食），突然聽到有火燭車的響號，我們走到騎樓視看，才知道山泥傾瀉。

學生：婆婆可以講講是災難的過程嗎？

施婆婆：當日是星期日，大約十一點左右，很多人仍未起床，不少人全個家庭都沒有（即是死）了。山泥都令木屋倒塌，發生在第九座。那裡好像是個窩，山泥都積在那裡，人們都不能逃生，只有少數人可以留活。

學生：婆婆你說「收買人命」是甚麼原因呢？

施婆婆：是天意吧！當天的天空變成了黃色，一般下雨天都是黑色，它突然變成了黃色。

學生：當時有人預告會有山泥傾瀉嗎？

施婆婆：好少會聽到山泥傾瀉，不過之後出現了「斜坡」維修工作，因為這次死傷太嚴重了，之後不少斜坡都被修葺。

學生：當時政府人員的救災工作做得落力嗎？

施婆婆：當然落力啦，好快來到現場，好多泥頭車。

學生：泥頭車來挖掘了多少天呢？

施婆婆：都要挖數天。

學生：死傷眾多你們會有拜祭活動嗎？

施婆婆：有呀！我們現在每年拜祭三次，五月初八（事發日子）會燒衣紙。每逢五月初八前後數天，都會有大大小小的蝴蝶停留在此，等待人們的燒衣拜祭，之後有七月為盂蘭節，第三次便是清明節。

學生：當時的地藏王廟的模樣是什麼？應該不是今天如此的規模吧。

施婆婆：沒有，當然沒有，當時的地藏王廟是小小的。當山泥傾瀉，就是這廟絲毫無損。本來的地藏王廟只有一尊神像，放置在一張桌子般大的木屋內，後來因此事（六一八雨災），善信紛紛捐錢來，令廟堂變成今天的規模了。

學生：多謝施婆婆接受訪問。

楊德忠博士訪問紀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

時間：中午二時正

地點：香港大學黃克競樓

楊德忠博士於香港大學畢業，曾於顧問工程公司及香港政府任職，亦曾在美國執業，現為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副教授，是土力學及土力工程的專家。楊博士身兼香港工程師學會土木界別顧問小組事務委員及專業審核事務委員會事務委員。

學生：「土木工程」和「土力工程」有甚麼分別？

楊博士：「土木工程」的英語是“Civic Engineering”，“Civic”的相反詞是“Military”，所以，以前Civic Engineering亦被譯為「民用工程」，因為最初只有民事和軍事。之後除了飛機、大炮等，所有工程都稱為「土木工程」。例如我們部門（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把土木工程分為幾個大類，其中一個便是土力工程，所有關於泥、石的都屬於土力工程，例如斜坡、掘坑安裝水管、興建地基、開山和填海，即地盤整理、排水等等。除了土力工程外，以往土木工程最常見的是結構工程，著名的（結構工程）包括台北的一零一大樓、香港的中銀大廈、如心廣場、上海的金貿、北京的鳥巢等。除了結構工程外，還有交通工程，如設計汀九橋、屯門公路、西隧。土木工程亦有建築工程Construction Engineering，如八十年代後期的玫瑰園計劃涉及多個判頭、設計，便有工程師專責Construction Management，以防日後有任何爭議。環境工程亦很常見的，包括食水、污水、處理Solid Waste（固體廢物）等。所以，土木工程有五、六個範疇。這幾個範疇現在的發展都非常成熟，它們會各自分開開會。而在二零零六年（應為二零零五年），韓國的土力工程師召開Annual Seminar，巧合地邀請我作演講，講題正正是你們的題目。因為整個亞洲區都很仰慕香港處理斜坡的做法，連現任台灣總統馬英九也曾計劃專程來港參觀香港處理斜坡的做法，後來因Visa（簽證）問題才不能成行，他們也覺得香港的做法很好。

學生：斜坡管理對香港是否重要？為甚麼？是否與香港的地理環境和居住環境有關？

楊博士：對。香港在地球上位於亞熱帶，特色是每年都有很多雨水，而且集中在夏季，冬季則較乾爽。香港有很多雨水，每年（雨量）有約二千多毫升，最大問題是香港集中在一段時間下雨，五月至九月的降雨量佔了約全年的百分之八十，最厲害是一小時下了一百毫升的雨量。而且，香港的面積雖然看似頗大，有一千一百多平方公里，但可供居住的地方很少，只有二百多平方公里，而根據二零零七年的年中的人口普查，香港有六百九十三萬人，即是平均每平方公里有四千多人居住。於是有一些大型發展、興建公路時，便要在山上開一個斜坡，再建擋土牆、人工斜坡，如屯門公路、往機場的路、往數碼港的天橋，這些斜坡與民居非常接近。香港政府登記了全港所有人造斜坡，共有五萬多個，其他國家都應該從來沒有這個做法。需要登記的斜坡有幾項條件，其一項是高於三米。這做法的好處是

所有市民都能知道斜坡的資料，只要在政府的網站輸入地址或 Slope Number (斜坡編號)，便可得知該地址附近有多少斜坡、現時的Condition (狀態)、最近由哪個部門維修過和檢查過，資料是非常公開的。一九七七年，土力工程處成立。政府一直分批處理這些斜坡，通常的做法是為所有斜坡進行風險評估，把斜坡分類，先處理最急切的，再逐步處理，因為工程需時，而且每年的資金需要由立法會撥款。所以，香港最主要的問題是香港的斜坡原本已很陡峭、雨量大和香港的住屋很密集，這與其他地方不同，例如加拿大甚少處理斜坡，因為地方大，斜坡多得難以處理，亦只有很少汽車經過，只要把公路建得較寬闊，山泥傾瀉發生後把泥石清理好便可以了。

學生： 在一九七二年前，政府如何建造人工斜坡？

楊博士： 在一九七二年前，香港需進行Site Formation (地盤平整) 並沒有現時的規定。當時的做法稱為“End-tipping (車尾傾卸填土法)”，即是承載泥的貨車把車後的架升起，把泥倒下，即Tip from the end，填滿便完成了。市民便在斜坡上建平台居住。

學生： 土力工程處成立前，政府如何管理斜坡？

楊博士： 政府沒有任何政策管理斜坡。因為當時我們完全不知道斜坡如何和為何倒塌，土壤力學Soil Mechanics的知識比現時少很多。所以現時大埔公路仍有很多Loose field，至今仍未知道如何處理。

學生： 土力工程處是如何成立？

楊博士： 一九七二年的六一八雨災非常嚴重，秀茂坪雞寮的山泥傾瀉把很多木屋居民活埋，而寶珊道的山泥傾瀉亦造成六十多人死亡。之後，一九七六年，秀茂坪再發生山泥傾瀉。自此之後，香港政府便邀請了一些專建斜坡的專家來港，包括來自加拿大、巴西的，成立了一個Committee (委員會)。當時他們撰寫了一份報告，報告其中一個建議是要政府成立組織監管斜坡。因此，政府在一九七七年成立了土力工程處。此外，這Committee亦有很多技術上的建議，如現時建斜坡時，有Compactor (壓土機) 把泥壓實都是根據此報告的。

學生： 土力工程處成立後，管理斜坡的措施有效嗎？能否確保斜坡的安全？

楊博士： 不是。九十年代都曾有數宗較嚴重的山泥傾瀉，包括觀龍樓的山泥傾瀉造成五人死亡、九五年深灣和翡翠道的山泥傾瀉、九九年石硶尾的山泥傾瀉。這些事件都有造成死亡，但人數大大減少。雖然每年政府都花了約十億元處理斜坡，但都不能完全防止這些天然災害。

學生： 土力工程處成立後，政府如何管理斜坡？

楊博士： 政府設立了香港斜坡的Safety System (香港斜坡安全系統)，以求能夠確保斜坡的安全，而即使發生山泥傾瀉，所造成的傷亡都能減低。這系統包含數個範疇，第一是要求所有新建斜坡都需按照標準施工；而舊有的則逐步維修，因為總會有發展商發展附近的土地。現在亦開始處理Natural Terrain (天然地勢)，例如大嶼山、青山的斜坡。而且，現時進一步還要美化斜坡，維修後再種植草皮，現由香港大學負責研究。政府亦教育市民在惡劣天氣時不應到哪些

地方，現時的暴雨、山泥傾瀉警告都是近年設立的。政府現更改了條例，自行做實驗，出版刊物供市民參考，這些都可在網上瀏覽。另外，政府出版一些Manual，協助Professionals（專業人士）工作，還有GEO Report、香港地質圖、Geological Maps，同樣可在網上瀏覽。還有，每當有大型的斜坡塌下後，政府都查找當中的原因，汲取經驗。政府亦修改建築條例，設立了RGE，即Registered Geotechnical Engineer（註冊岩土工程師），所有有此專長的工程師都會於政府登記，他們會負責監管新的Project。

學生：這註冊制度於一九七七年已訂立？

楊博士：不是，這是在二千年修改的，最近一次修改的是在二零零三年。以往興建樓宇只有兩種（專業人士），一種是Authorized Person（認可人士），負責監管樓宇興建；另一種是Registered Structural Engineer，負責所有工程事項。後來，Structural Engineer發現不能兼顧太多範疇，於是政府設立了Registered Geotechnical Engineer（註冊建構工程師），專責監管斜坡、地基，從而加強政府的管制。另外，現時政府運用了一些新技術，例如政府在一些學校安裝了Rain gauge（雨量計），亦有一些安裝在外面，為政府量度雨量，再利用無線電話的科技，把數據即時傳送回政府，部門便可得知即時的雨量，好處是當雨量過大時，政府能立即疏散住在Squatter area、潛建木屋區的居民，並決定社會福利署何時需協助他們。政府現時也會有QRA（Quantitative risk assessment），嘗試作風險評估，把風險量化；亦很頻密地檢查新的斜坡；Land use亦很重要，政府會教育市民，防止市民在斜坡耕種。另外，政府會逐步修葺舊有的斜坡，要求市民留意住所附近的斜坡；還有LPM Project（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即Landslide Preventive Measures，包括在發生山泥傾瀉前保養斜坡和維修倒塌了的斜坡，你們可從圖中看到九五年後所花的金錢大大增加。正如我剛才所提及，政府登記所有斜坡，市民發現斜坡有問題便可致電有關當局報告該斜坡號碼。另外，他們進行了Risk Assessment後，根據風險排列維修的先後次序。我們在街上看到一些維修人員鑽孔、取樣板，檢查牆背後的情況，因為香港很多牆背後的（土力）情況都不知道的，是否有空隙、厚度多少等，現時便可透過GIS的方法Send signal，再接收反射的信號或挖洞檢查。維修方法亦包括打泥釘，鞏固斜坡。政府又會教育市民發現斜坡損壞要通知當局。由於斜坡倒塌的Critical situation是水，能夠排水便可大大減低倒塌的機會，所以經常有工人掃渠、填補水渠的裂縫以防水滲入泥土內。政府每年都為斜坡管理花了大量金錢，達六億。而物業附近的斜坡需每年作一次小檢查，每五年聘請Engineer作大檢查。另外，閉路電視可進入水渠，檢查有否阻塞、斷裂。至於私人斜坡，當政府發現斜坡不妥，便有權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Dangerous Hillside Orders）」予業主，業主可上訴聘請工程師再作檢查，否則需在特定時間內修葺妥善，如逾期未完成，政府會為業主維修，然後向業主追討工程費用，但費用會較（業主自行維修）大，因此大部分業主會自行聘請人修葺。政府亦提供Advisory Service，例如業主對斜坡維修一竅

不通，土力工程處有部門專責教導業主如何維修、聘請哪些工程師。政府出版了很多資料向市民提供各種資訊。地政署Lands Department負責劃分土地，有權把土地範圍以外的斜坡交由該業主管理，在賣地時預先公布，並列在賣地條款。政府亦提供了山泥傾瀉的Emergency Services，山泥傾瀉後，即使下雨中或泥土把馬路覆蓋，政府人員會立即到場處理，土力工程處的工程師更能乘坐警車到場。

學生：這些措施何時訂立？

楊博士：二千年之後。

學生：甚麼是Potential Index？

楊博士：顯示斜坡倒塌的機會率，以Slope作單位，會按情況轉變，如下雨時數字會較低。另外，政府的API，即Announcement of Public Interest，間中在電視播放。又會提供教材在學校講解，另出版Geoguide 5（岩土指南第五冊）教導業主如何維修斜坡，特別以Layman term讓非修讀工程的人士明白，而且備有中英文版本。亦有以Routine（常規）的形式教育市民，如當業主委員會開會，只要致電當局便有人員到場講解。最後設立網站遊戲供小朋友玩，學習Slope safety。他們又會教導管理公司如何管理斜坡。另外，每逢下雨，GEO都會有人員二十四小時On duty（當值），有部分Engineer以手提電話On call，當有山泥傾瀉時，警車便會到他們的住所接送他們到現場。公務員設有一個制度，於政府總部地底有一間房間，大小約是這會議室的四倍，有三米厚的牆，當有大事發生，最常見是十號風球，公務員會分為不同的Team，Team A、Team B、Team C，按次序當值，每Team有上至局長、下至茶水，而每Team的大都住在同一區，有大事發生時，警車便出動Pick up（接載）他們回政府總部，八小時後再由第二隊接手。GEO有工作人員輪更，和很多Geotechnical Engineer在下雨時會外出視察斜坡。還有設立Landscape Award，期望市民積極參與設計過程，讓區議會參與，美化擋土牆。這數十年的工作大大降低了斜坡風險，現時工程界更流傳一個笑話，說因為興建及維修斜坡而死亡的工人的人數，比因山泥傾瀉而死亡的人數為多，但GEO的目標是繼續減低風險。現時有新設備稱為Real-time Monitoring（即時監控），把重物安裝在斜坡內，當它移動時，當局便會立即透過人造衛星得知。GEO以前稱為GCO, Geotechnical Control Office，成立後每年山泥傾瀉造成的死亡人數只有數人，九十年代改名為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學生：香港斜坡於未來的發展是如何呢？

楊博士：現時有很多Research進行中，有數個項目。第一個是Quality Control，現時泥釘間中出現「短釘」的問題，現研究如何防止這些問題、能否完工後測試泥釘的長度。另外，泥釘是鐵造，很重的，現構思一些新技術造泥釘，當年我們在南韓看到一些以玻璃纖維造的泥釘，輕很多，而且韌度與鐵相近，唯一壞處是昂貴，工程師便要平衡兩者，現有判頭嘗試以此新技術處理屯門公路的斜坡。還有以鑽孔的方法取得土質的資料，正由港大研究中。另外嘗試以新技

術檢查地下有沒有洞。

學生：六一八雨災為何會造成山泥傾瀉？

楊博士：因為斜坡的泥土有愈來愈多水，令泥的Strength（抗剪力）愈來愈小，受地心吸力影響下便會倒塌。所以現時的做法是把泥碌（壓）實，令泥的Strength較大；並為防止水滲入泥土，斜坡會鋪滿水渠疏導積水，以前會再噴一層石屎，現時則在斜坡種草，不但能防止水滲入泥土，更可透過光合作用把泥土中的水分抽出。

學生：六一八雨災造成的山泥傾瀉是否與政府欠缺斜坡政策有關？

楊博士：可以這樣說，但其實當時根本欠缺這方面的知識。

學生：一九七二年六一八雨災發生後，政府有甚麼改變？

楊博士：在一九七二年之後，設立了GCB, Geotechnical Control Branch，附屬於Building Ordinance Office ( BOO )，規模很小的。後來成立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Unit，之後再升格成Division和Control Office。其實Building Ordinance Office並不隸屬公務局，至今GEO也是隸屬Civic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而CEDD則隸屬Development Bureau發展局。BOO是屋宇署Buildings Department的前身，成立目的是執行當時香港的《屋宇條例（應為建築物條例）》，而香港的屋宇條例正正是香港法例Law and Order 的Chapter 123，同樣可在網上找到。而現時的屋宇署隸屬運輸及房屋局，因為屋宇署牽涉私人發展，而發展局只負責政府的發展，兩者可說是「河水不犯井水」。政府成立BOO是為監管私人發展，因為公務員做事必須是有法可依的，政府從而便能以法例監管發展商。但GEO在法例上沒有任何權力，所以GEO的做法是，當發展商進行私人發展時，他們需向屋宇署申請，每當涉及斜坡，屋宇署便交予GEO取得政府內部Comment，之後屋宇署會直接抄錄有關文件，這時這份文件變為屋宇署發出的，具法律效力。所以，GEO不是執法團體，需以Buildings Ordinance才有實質的效力。

學生：這規限了私人發展，哪麼公共發展呢？

楊博士：至於公共發展，因為屋宇條例是很複雜的，香港的Buildings Ordinance明確指出政府的發展是不用依從的，包括政府合署，若把其設計套用於私人發展可能是違法的。由於GEO不能監管私人發展，只有Building Ordinance Office才有權力，政府第一步先解決這個問題。以前成立了GEO仍有Geotechnical Branch，專責Geotechnical的事項，但後來涉及政府的內部鬥爭，部門與部門間會爭取更多的權力，即使現今的GEO名為“Geotechnical”，理應包括地基，但現時仍由屋宇署負責地基，GEO只負責斜坡，包括公共和私人的。不過，GEO都只是向DB提供Comment，沒有權力要求DB必須遵從其做法，只是DB往往避免負責而按照GEO的做法。

學生：為何一九七二年六一八雨災發生後政府成了一個新部門，但直至一九七六年秀茂坪再發生山泥傾瀉後，政府才於一九七七年決心成立土力工程處？

楊博士：可說是政府一直拖拖拉拉。以我作為Outsider的看法，這亦牽涉政府內部的鬥爭，因為交由不同部門管理，便由不同官員負責，他們

之間有權力鬥爭，因為這是CE (Chief Engineer) 的職位，屬首長級公務員。即使今天政府開設一個Chief Engineer的職位，亦需經立法會的人力資源小組通過。現時若一個部門要求開設一個總工程師的職位，屬首長級公務員D1，該小組不希望政府過分膨脹，要求該局在內部調配或在其他政策局換取首長級公務員的職位。而當時的地政工務司可能幸運地利用了一九七六年的山泥傾瀉，才能夠成立土力工程處。因為當時報紙、民眾曾批評政府為何沒有在一九七二年的事件汲取教訓，未能「經一事長一智」，結果導致一九七六年的事件發生，這令政府受到很大的壓力。

- 學生：一個Division是否足夠管理全港大量的斜坡？
- 楊博士：Division是做不到的。但可從兩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一、是否需要這麼大量人手；二、斜坡的數字是否誇大了。因為現時三米的斜坡便需登記，即使這些三米的斜坡倒塌，又造成甚麼損失呢？會否涉及生命安全呢？我不認為有。而且，我們處理的斜坡有部分是Natural Terrain，但其實世界上每天都有斜坡倒塌，這是大自然的Process，未必需要處理，只要不造成傷亡便沒有問題。當發現他們的職位漸漸被刪減，他們便希望增加所負責的工作，Justify他們的工作，以擴充其Department。所以，這可能牽涉政府內部的鬥爭，延遲了成立土力工程處，直至一九七七年情況必要下才成立。另外，政府內部亦有另一個「遊戲」。例如房屋署署長要求獲一個地盤作發展公屋之用，但旁邊有斜坡，房屋署署長為免使用其預算處理這斜坡，便要求CEDD先處理，但CEDD的Director又會認為房屋署需發展該地，該斜坡便應由他們負責，結果造成兩名Director的爭議。根據政府的機制，在這情況下便交由政務司司長解決。政務司司長認為房屋署需使用該地，斜坡便需由他們負責。這問題曾在陳方安生年代發生。結果，房屋署放棄使用該地，但法律上，這官地需交由GEO處理，房屋署於是會等待GEO處理好後才申請，除非他們需在限期前完成。所以，政府內部有時有這些「遊戲」。
- 學生：當時政府是不願處理這問題，直至一九七六年第二次山泥傾瀉才成立有關部門，還是希望處理但後來擱置了？
- 楊博士：當時有些專家認為政府不應成立GEO，恐怕政府過分膨脹。
- 學生：這些專家是指工程界的？
- 楊博士：撰寫報告的幾位專家都曾提出，當時最反對成立GEO的是香港大學的Peter Lumb，他不是反對進行這些工程，而是反對特地成立一個部門，因為他認為成立了GEO後，這架構會愈來愈大。結果，三十多年後，他的說法應驗了。在納稅人的角度，今天的GEO只在薪金開支方面，每年要花數千萬，這並不是小數目，有人質疑GEO是否需要這麼多首長級公務員，這麼多人手。這問題是因為當年政府成立GEO時，為吸引人手，他們有默契會繼續設立更多職位，讓其他官員知道有晉升機會才願意轉往GEO工作。
- 學生：這文件中負責土力工程的總工程師有甚麼資格呢？
- 楊博士：在香港回歸前，所有做法都是依照英國的，而英國的土木工程師學會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以前有ICE，即Institution of Civic Engineers，其會員即是代表Qualified Engineer。英國另有十多個

這類型的會，會再頒授CEng，即Chartered Engineer，“Chartered”在英國是很Serious的字，需由皇室頒授，因此以往“Chartered”稱為“Royal Chartered”。而回歸後，Chartered Engineer減少了，因香港工程師學會獲承認，政府聘請工程師時亦要求具備香港工程師學會的資格。另外，StruE即代表Structural，這則是Royal Institute of Chartered Surveyor。

學生： 這位原本是Chief Engineer，GCO成立後則是由Principal Government Engineer負責該部門，兩者有何分別？

楊博士： 以往政府的制度是，大學畢業生稱為“CEG, Civic Engineering Graduate”，之後升為“Civic Engineer”，再升作“Senior Engineer”，再升則是“Chief Engineer”，在政府的制度中，Chief Engineer是首長級公務員，每個Chief的職位需由立法會通過。Chief Engineer的上一級以前稱為“Government Engineer”，再升則是“Principal Government Engineer”。而現時的制度中，“Government Engineer”稱為“Assistant Director”，“Principal Government Engineer”稱為“Deputy Director”。

學生： 一九七七年後，管理香港土力工程的官員是很高層的？

楊博士： 那是“PGGE, Principal Government Geotechnical Engineer”，即是今天的Deputy Director，以薪金計算是介乎D3、D4間。

學生： 這是否代表升格了？

楊博士： 因這是Office的Head，Department的下一級是Office，Office的Head最高級是Deputy Director，而Office的下一級是Division，Division的Head即是Chief，屬首長級公務員。

學生： 一九七二年六一八雨災的調查委員會在報告中指出了一些建議，這些建議是否適合呢？往後政府的政策是否以此作參考？

楊博士： 這些是適合的，政府Technically亦完全依照這些建議，例如當時土力界處理鬆散斜坡的做法稱為「剷三填三」，剷去表面的三米後，填補三米再碌（壓）實，這做法沿用至今。因為撰寫這份報告的是當時全世界最頂尖的專家，有來自巴西、澳洲、香港、英國的，他們是公認在有關範疇認識最多的專家。

學生： 政府是以此為基礎？

楊博士： 這報告其中一位教授是來是香港大學，Professor Peter Lumb提出這個做法，當時亦曾以大量實驗測試過，其實做Field Slope的方法從一九七七年至今也未曾轉變過。

學生： 一九七二年中期報告提及在斜坡蓋一層不透水的物質防止水滲入基堤，這做法之後有否採用？

楊博士： 有。最先是直接把一種啡色物料塗於斜坡上，後來改為把灰色的Shotcret（噴射混凝土，一種噴注三合土）噴上，另一種是Stone pitching（鋪砌石塊），如石仔般一格格的，這些都是令表面變得不滲水。但經過若干年後，我們發現這些做法出現問題，因為這些物質會裂開，造成空隙，更易令雨水集中滲入一處，更為危險。因此，現時的做法改為噴草，有數個好處，一是美觀，二是避免如石屎般反射太陽的熱力，影響附近的居民。其實原則上是不變的，實際上則因這數十年的技術改良而有所轉變。

- 學生： 報告中第二項有關排水的做法有否使用呢？
- 楊博士： 一九七二年前並沒有的，之後則一直沿用。報告中指的是把水管藏在斜坡內，再伸出表面，讓水排出，現時所有斜坡都有這做法。
- 學生： 報告中第三項排水系統的做法又有否使用呢？
- 楊博士： 有，一直都有採用。這是指在斜坡表面的排水。所以政府完全依照了這些建議。而且，現時的斜坡每層之間有平的地方，有樓梯連接，這是為了讓清潔工人清理垃圾，防止水渠堵塞，另外亦降低斜坡的傾斜度。
- 學生： 如果政府於一九七二年已有斜坡管理政策或土力工程處已經成立，或者當時的斜坡以今天的標準興建，六一八的災難能否避免？
- 楊博士： 如果三十多年前，我們有今天的知識，這災難可能不會發生。但其實當時我們根本欠缺這方面的知識，這些知識是從這事件後逐步學習的。
- 學生： 即是當時政府並不是不去處理，而是沒有這能力？
- 楊博士： 當時政府根本是不知道、不懂得。當時以為以貨車填泥已是最佳方法，認為這已足夠。
- 學生： 現時有甚麼研究呢？
- 楊博士： 現時是研究能否再改良技術、再加快、再減低價錢。在技術上，現時的工程技術是非常先進的，問題是能否以更少的資金或以更好的方法完成相同的工作，這亦是同行間的競爭。
- 學生： 今天的訪問到此為止，多謝楊博士。

盧毓秀先生電話訪問紀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五月五日

時間：下午三時三十分

地點：王肇枝中學

盧先生居住於翠屏道第九座，目擊雞寮山泥傾瀉的場面，其父更熱心救災，對當時的災難場面歷歷在目。

同學：你好，盧先生，我們是王肇枝中學的學生，想訪問盧先生在六一八雨災的所見所聞。

盧先生：好的，沒有問題，你儘管問吧！

同學：在災難發生的時候，盧先生你住在哪兒呢？

盧先生：我住在雞寮即山泥傾瀉災場的對面，即是翠屏道第九座（官方稱為觀塘徙置區 Kwun Tong Resettlement Estate）的三樓。

同學：在雞寮發生山泥傾瀉前雞寮是否有很多人居住？

盧先生：是，雞寮有很多人居住，市民沒有容身之所，或未獲政府安排上樓的人士便在那個地方作為他們臨時的容身之所。

同學：在雞寮發生山泥傾瀉前是否有連續多日的暴雨？

盧先生：對，那時候連日下了很大的雨。我很記得那天是星期日，大概十一時左右，因為那時候時間尚早而且又是星期日，人人都留在家中，木屋裡都應有不少的市民。

同學：在山泥傾瀉發生之前有沒有一些跡象顯示將會有山泥傾瀉，並準備逃難呢？

盧先生：哈哈，其實沒有甚麼特別跡象的。我最記得的是連續很多日不停下了很大的雨，好大好大，不停的落，但卻沒有很大的雷聲，只是連續不斷的下了好幾天。

同學：在山雞寮發生山泥傾瀉時，你在哪兒呢？在家中，還是在附近呢？

盧先生：那時候的情況是這樣的，我住在第九座三樓，那時已起床並梳洗好了，我沒有什麼東西做便看媽媽打麻雀。突然，聽到一聲巨響，我們便從門口望出去，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情，有人說是發生了墜機，因為那聲音好大亦好遠，但我們不見飛機，只看到好多的山泥湧了下來，才知道是山泥傾瀉。山泥湧過了馬路，很接近我們的住處。我們並看見了一輛火水車（被山泥推翻了），裝滿了石油和火水，我們還擔心它會爆炸。

同學：山泥傾瀉發生後，盧先生是否立即出外看看情況並幫忙救災？

盧先生：沒有，那時我的年紀太輕，只有十二、三歲。那天父親去了飲茶，知道事件的發生後便回來，叫母親帶我們到第十座暫避。而父親則帶了我們家中的藥箱，內裡裝滿了全家的藥物，與其他鄰居們一起

- 前往救人。我們和媽媽就到了第十座暫避，因距離災場較遠，而雨仍是不停下落。
- 同學： 父親叫你們到第十座暫避是否就是要確保你們的安全？
- 盧先生： 應該是這樣子了，可以距離災場更遠不致受牽連。
- 同學： 不知你父親有否跟你分享救援的場面，若有的時候，你父親又有否救出生還者呢？
- 盧先生： 聽父親說是有的。由於山泥傾瀉後情況較危險，都要視乎災場的環境才可協助。父親說他在山泥的末處與鄰居一起救人，見到誰容易救便先救誰，被泥土埋得較深的傷者就救不了。
- 同學： 否很多鄰居街坊都會主動出外相助？
- 盧先生： 看到是這樣了。當時街坊都有不同的組織，其中一個名為互助委員會，我父親是其中一員，他們亦有叫我父親去幫忙。
- 同學： 心的街坊是否連續好幾天都幫忙拯救傷者？
- 盧先生： 連續好幾天都街坊幫忙拯救傷者……我真的不敢肯定。但六一八當天的確好多街坊都幫忙。我的哥哥那天是要上班的，知道消息後便立即趕回來，看看情形和可以協助的地方。在六一八之後的一兩天，我想救援的工作都全給警員和消防員。而再後一些的時間我看到有掘泥機發掘死者的屍體。
- 同學： 在災後多少天才用掘泥機？
- 盧先生： 想大概起碼也有三、四天的時間。
- 同學： 生你那時候站在第十座的位置，有否看見救災的場面？是民安隊、消防員、警察首先到場，還是街坊先幫忙呢？
- 盧先生： 所處的位置只是望見好多人，在那個環境下已沒有分民安隊、消防員、警察，不過街坊真的好多，於災難發生後即時有很多街坊給與第一時間的救援。
- 學生： 盧先生知不知道山泥傾瀉的原因？又有否街坊曾就此討論？
- 盧先生： 嗯……沒有聽過為何會導致山泥傾瀉。
- 學生： 知不知道生還者安置在哪兒？政府和街坊有否送上物資？
- 盧先生： 我知道六一八是一場大災難，街坊就不斷救人，電視台都有此籌款的活動。我們和生還者不認識亦不知道他們的情況，不過相信他們在警察和政府的安排下會得到安置。
- 學生： 最後亦想問問盧先生對於是次的災難會否覺得政府應負一些責任，又或只不過是一場天災呢？
- 盧先生： 如果針對這件事來看，我首先認為這件事已發生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我認為不應該有誰該為此負責。第一，在泥土方面當時的政府實在不容易對斜坡、泥土作出管理，因為在山坡上都有一個地方叫秀茂坪，都有很多建築物，肉眼看來是安全的。因泥土鬆散而導致山泥傾瀉，是一個天然災害，不應將責任歸咎於任何一個人或團體。

同學：我想今次的訪問都差不多，很感謝盧先生接受我們的訪問。

陳先生訪問紀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三日

時間：下午二時十分

地點：觀塘地藏王廟

陳先生為觀塘地藏王廟廟祝，自一九七三年便在地藏王廟參拜，於六年前更在此擔任廟祝，每天風雨不改在早上六時回到地藏王廟工作，對地藏王廟內的事務均有深入認識。

同學：你好，我們是王肇枝中學的學生，想問問叔叔你一些關於六一八雨災後居民於此祭祀的事宜。

陳先生：沒問題，你儘管問吧。

同學：聽說每到農曆五月初八，這裡便有祭祀儀式，過程是怎樣的？又在幾時開始呢？

陳先生：儀式大概在早上八時三十分開始，會有幾個喃嘸佬在此誦經超渡。

同學：去年有多少位喃嘸佬於此呢？

陳先生：大概八至九位。

同學：誦經後會有什麼儀式呢？儀式又會至甚麼時候完結呢？

陳先生：儀式大概於此時（即二時多）完成，喃嘸佬完成誦經後，大眾便會燒大量的衣紙以祭亡魂。

同學：那天除了理事長和喃嘸佬外，還有其他善信嗎？

陳先生：善信們都是隨心而來的，喜歡來便來。當然，理事長和喃嘸佬必在場。

同學：哪是否有難窶的災民特於此日前來拜祭？

陳先生：這個，實在不太方便查問，但是不能排除有很多災民會前來拜祭。其實，很多災民都是合家遇難的。

同學：即是平常陳生你也不多與善信們談天的，對嗎？

陳先生：是呀，首先不好意思觸及別人的傷心事，其他也不知道是否六一八雞窶山泥傾瀉的後人。

同學：每逢五月初八是否會有很多善信到來呢？

陳先生：會多些，但不會特別多。

同學：大概呢？

陳先生：善信有些早上來，有些晚上來，真的很難說。

同學：那麼會像今天如此冷清嗎？

陳先生：倒也不會，大概一百人左右。有些會於早上前來，有些會於晚上前來，各人按自己的空閒時間前來。

同學：你在此處辦事多久？

陳先生：六年。

- 同學：你剛才說到善信會於不同的時間前來供奉，哪他們會逗留多久？  
陳先生：都不會很久的，大概十多分鐘。  
同學：會否有些善信逗留很久？  
陳先生：也會的，不過那些是平常於此擔任義工的婆婆。  
同學：是否因於農曆五月初八（七二年的六一八）發生山泥傾瀉而有此祭祀儀式呢？  
陳先生：一定一定。一定要做，不可不做。你眼前所看的衣紙，我們在燒的時候有所規定的。那是規定衣紙的數目需比從前多，打個比喻，一開始燒的時候是二萬張，現在最少二萬張，當然愈多愈好。  
同學：陳先生你是否此廟的廟祝呢？  
陳先生：哈哈！可以這樣說的。  
同學：陳生你也會管理廟宇的，對嗎？  
陳先生：嗯。  
同學：以前也有在此供奉嗎？  
陳先生：以前也有供奉的卻不是日日都會前來，有誕期才會上來。  
同學：你住哪兒呢？  
陳先生：藍田。  
同學：五月初八（祭祀）所用的費用大概是多少呢？  
陳先生：都要四、五萬的。金錢都是從善信的善心來的，我們不可規定他們的供奉，一百也好二百也好，我們會用這些金錢買衣紙，請喃嘸佬，買祭品。  
同學：米有什麼用途呢？  
陳先生：這是用作祈福之用，潮州人和鶴老人喜歡這樣子，此米的名稱為福米。  
同學：儀式在那裡做？  
陳先生：下面，即紀念碑的下方，喃嘸佬會由早上八時許準備，於石級處的位置開始儀式，至十一時移至石碑繼續，儀式不會在上面舉行，因為不關事，地藏王誕才會於此處舉行。  
同學：誦經會在何時完結？完結後又有什麼儀式？  
陳先生：誦經後要擲聖杯，問問先人滿意與否，不滿意便再擲。  
同學：哪燒衣呢？  
陳先生：在下方燒。  
同學：會有什麼祭品呢？  
陳先生：有豬頭、雞、鴨、魚。  
同學：是哪種類型的魚？  
陳先生：必須是有魚鱗的魚。  
同學：烏頭可以嗎？  
陳先生：可以的，潮州人也喜歡。而鶴老人則多喜歡用紅衫魚。

- 同學：為什麼魚兒須規定為有鱗呢？  
陳先生：因無鱗的魚兒不合祭祀的要求。
- 同學：米會何時派？  
陳先生：米會分成一包包，連著水果，一袋一袋的分派給捐了錢的善信。
- 同學：他們何時能夠索取此福物呢？  
陳先生：這個時候便可以了，那是要看看師傅誦經到幾時和擲杯到幾時。當理事長擲至「勝杯」時，便燒衣，燒衣後，才可開始派發的。福物在初八便可以索取，及後的日子只要還有剩餘的米，亦可繼續索取，直至全部福物被索取完畢為止。福物除米外，還有其他物品，而從前所派的與現在所派的亦有所不同，從前會有包、水果和汽水等。
- 同學：從前的儀式與現在的儀式有否轉變？  
陳先生：沒有，通常亦是這批師傅做法事，聞說從前曾轉換過師傅，那年就不是太順利了。
- 同學：這個傳統維持了多久？  
陳先生：自七三年開始便有了直至現在。
- 同學：謝謝陳先生。

何文耀工程師訪問紀錄

日期：二零零九年五月十八日

時間：下午三時半

地點：土木工程拓展署大樓

何文耀先生是土木工程拓展署轄下土力工程處的土力工程師，他本身具備土木工程、土力工程及結構工程的專業資格，現在於土力工程處斜坡安全部工作。

學生：我們找到香港斜坡安全系統中其中一項目標，是「提高斜坡安全的標準和賴以達至更高安全標準所需的技術水平」，新的技術是政府自行研發嗎？

何先生：有一些是外國大學的教授研究到新技術，我們便會參考他們的做法，再作改良。而政府亦有一個Lab（實驗室），專做一些Test（測試）和研發。例如會研究泥釘，嘗試如何估計泥釘的長度。

學生：政府得到新技術後，是用在政府的工程，還是出版Manual教工程師？

何先生：政府會自行採用，同時會出版冊子、Technical Note、書等等，這些不算「教」工程師，只是給予他們作為Guideline。

學生：甚麼是Geospecs？

何先生：“Geospecs”是沒有中文的，因為這個名字是我們自行命名的，即是Geotechnical Specification。“Geoguide”這個字亦都是我們自行命名的。另外土力工程處有出版一些Manual，這是官方出版的。

學生：Geoguide 5是不是為專業人士而設的？

何先生：是，Geoguide 5是專門為做斜坡工程的人士，而《斜坡維修簡易指南》則是以Layman term教普通市民。Geoguide有Geoguide 1至Geoguide 6（應為Geoguide 1至Geoguide 7），每本有不同的主題。例如Geoguide 1是講述Retaining wall，有兩個版本；而Geoguide 2則是SI，應是Ground Investigation，但通常稱為Site Investigation；Geoguide 5是Slope Maintenance，由於希望多些人認識斜坡保養，故Geoguide 5有中文版（其餘只得英文版）。

學生：土力工程處如何管理私人斜坡？

何先生：可分為新斜坡和舊斜坡。在興建大廈前，建築公司需向屋宇署入紙申請，當附近有斜坡時，屋宇署會把個案交給GEO取Comment，GEO會作出監控，檢查過，確定斜坡安全才會批核。至於舊斜坡，一九九五年開始推行為期五年的「防止山泥傾瀉計劃」，土力工程處每年檢查約三百個私人斜坡。如果我們發現一些私人斜坡有危險，便會透過屋宇署發出「危險斜坡修葺令」。因為屋宇署執行《建築物條例》，包括管理建築物附近的斜坡。

學生：防止山泥傾瀉計劃中，負責保養政府斜坡的是哪個部門？

何先生：每年政府會處理二百五十個政府斜坡。政府有七大維修部門，包括地政署、建築署、水務署、渠務署、路政署、房屋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地政署有獨立的維修Programme，進行Enhancement works（改善工程）；建築署則幾乎負責所有政府物業的斜坡，例如學校；水塘的斜坡由水務署負責；水渠、渠道旁的則由渠務署；而位於郊

- 學生：野公園的斜坡會由漁農自然護理署負責。
- 何先生：香港在斜坡管理方面有甚麼成就？
- 香港斜坡管理的最大成就當然是自土力工程處成立後，每年因山泥傾瀉而死亡的人數顯著下跌。
- 學生：在國際上的成就呢？會否有其他國家的人來香港參觀呢？
- 何先生：有，每年都有很多外國的Visitors來我們的部門參觀。但大多數都純粹為參觀，因為其他地方的情況都未必和香港相同，例如不同地方的土質可能有分別，不能完全依照香港的做法。而且，很少地方如香港、里約熱內盧般，地勢陡峭，建築物依山而建。北京全都是平地，有很多地方興建建築物，不用如香港般在山邊興建。
- 學生：政府何時開始為斜坡安全作宣傳？
- 何先生：其實，我找到一段在一九六幾年的片段，但不是正式的廣告。片中有一名外籍人士講述斜坡安全，用一把雨傘在水渠撥走一些膠袋，呼籲市民不要用垃圾堵塞渠道（這應是七十年代的另一段片段）。因為水是山泥傾瀉的催化劑，會Trigger山泥傾瀉，所以需要有效的排水。
- 學生：土力工程處何時開始拍攝電視廣告呢？總共拍攝了多少個廣告？
- 何先生：確實年份不太肯定，記憶中好像是一九九六或九九年。其實，我們都有這些廣告的記錄，一會兒可把這些廣告燒錄成光碟給你。
- 學生：多年來，這些廣告的對象有否轉變？
- 何先生：有，這些廣告有不同的Theme，主要包括維修斜坡、山泥傾瀉警報時避免前往的地方、斜坡的危險性，例如呼籲市民不要在山邊耕種，還有近期的非法在斜坡傾倒廢料。
- 學生：這些主題是根據不同時期而改變嗎？
- 何先生：大多數都不是特別隨時期改變。但最近的非法在斜坡傾倒廢料則是由於去年六月，金山花園因非法填土導致山泥傾瀉，土力工程處立即為此事拍攝非法在斜坡傾倒廢料的廣告。
- 學生：除了電視廣告外，有沒有以其他途徑宣傳？例如小冊子？
- 何先生：多數是在電視或收音機播放廣告。我們亦有小冊子，近期有兩款，一款是維修斜坡，另一款是（山泥傾瀉警報生效期間）如何保護自己。現在還有透過互聯網宣傳。我們亦有社區諮詢服務組，市民對斜坡方面有問題都可到來，我們會解答他們。
- 學生：多謝何先生。